

臧克家著

815.14 — 2343

擁抱



星書店

限期

號碼

擁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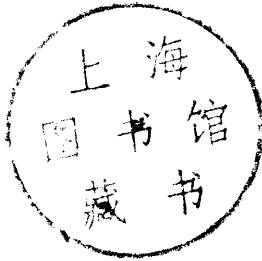
· 集說小篇短 ·

家克臧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7065B



社誌雜書圖星寰

~~1658350~~

編主泉范

書叢學文星寰

集一第

蕭紅：呼蘭河傳（長篇）

臧克家：擁抱（短篇）

范泉：創世紀（散文）

李健吾：雲彩霞（劇本）

目次

序句	(一)
「媽媽」哭了	(一)
文藝工作者	(三二)
榮報	(八六)
睡在棺材裏的人	(一〇七)
噩夢	(一二八)

序 句

這本書的名字，是由錯中得來。朋友出叢書，要我也加入一本，並且先給一個書名，當時想了一下，順口說了：「擁抱」吧。朋友就把它預告了，而且印了宣傳品，連鐸版也製好了。等到「掛紅」出版，打開目錄一看，糟了，我想用它做書名的那篇「她倆擁抱在一起了」，已經赫然在目，實在不勝遺憾與狼狽。改名字已經不成，好，就將錯就錯吧。

做錯了事，往往給它找一個藉口或解釋。「擁抱」這個名字實在不壞，「擁抱生活」已經是每個從事文藝工作者的信條，而且成了一個時興的口號。用「熱」與「力」向生活與藝術攏近，扣緊，而終至融為一體……

當然，這本小書是談不到這些的。這是個人的一個想頭。讀者想從這個名字上找到它另外的含意，或想入非非，那就有點對不起了。

「媽媽」哭了

黎秀娟帶著一肚子氣走出了大門，小洋傘圓圓的影子，在地土移動。六月天的太陽像烈火，柏油馬路也軟化了，燥熱的風吹過來使人的鼻孔裏有一種要流血的感覺，像靠近一座火花四濺的鐵匠爐那樣的。她一想到今晌午她被迫「還席」的一幕，那幾位貴族小姐生氣的樣子和諷刺的話頭便一起活生生的再現出來了。

「密斯林，謝謝你約『盛饌』和『盛意』了。」部長小姐眼睛望着那幾樣家常菜說。

「平民派，平民派，大姐自稱平民派，這多時髦，多光榮呀！」二妹幫着她的朋友們。

「各位都是吃一頓成席的飯，所以，我不必再給油膩的胃口加一層油膩了；但是，我並不是怕花錢，這五萬塊我拿出來，我希望各位允許我把它捐到『難民收容所』去，他們一定

會感謝諸位的大慈大悲的。」她在心裏重覆着自己的話，彷彿打了一場勝仗。

重慶這些天正在鬧「虎立拉」，雖然頭幾天衛生局長在報上發言否認過，但是，「虎立拉」卻和局長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一天「拉」去了幾十個人用死屍來證實自己的威風。她向前走着，一口胡亂拚湊成的薄板棺材在四個人的肩膀上，匆匆的顫動着，棺頭上縛着一隻公鷄，血水一滴一滴的從縫子裏往下滴，她皺了一下眉頭，把一塊小白手帕按在鼻孔上了。走了沒有幾步，又是一個「輾抬」，蠅子嗡嗡的在紙框子上一起一落，後邊跟着白布裏頭的女人和孩子，哭聲幽幽的似有似無，像深秋的暮蟬一樣。路旁賣「涼粉」的身邊，依然圍着那麼多的窮人，一面用手驅着蠅子，一面用筷子往口裏撥；爛水果桃子，依然有人貪便宜，在講着付錢；野孩子們口裏唱着：「虎來拉」「虎來拉」，一會兒，跑到「汽水」攤子上去，把二十元一張的鈔票一攏，一手端起一杯黃橙橙的東西來咕咚咕咚的一氣灌了下去。當她經過中一路那個公用水龍頭的時候，如果不是看慣了，定會大吃一驚的。一條長長的隊伍，掣開足足有一里路長，梢桶碰着梢桶，爭吵聲接着爭吵聲，誰都想早把一挑自來水挑回家裏去，誰都把耐不住的心焦藉吵鬧和打架來發洩。水龍頭不住嘴的吐洩着，隊伍一小步一小步

的向前蠕動。潑在地上的水，成了一條小溪，慢慢的順着一條陰溝向下邊流去。

她經過了幾條街巷，幾乎家家門口都貼着一個紅十字，她走着，心裏納悶着這紅十字的意義，當她走完她的路程，到了江邊上她服務也可以說是她獻身的那個「兒童療養院」的時候，因為正在午睡的時間，一切都靜悄悄的。她領導着孩子們親手種的菜，也在毒死的太陽下乾渴得懨懨可憐的樣子。一腳踏進大門，那個六歲的孤女，小萍，一陣風的從門房裏跑出來，抱着她的一條大腿，「媽媽」「媽媽」的叫着。她愛憐的摸了摸她的頭，說：「怎麼不睡午覺？大太陽，不要到處亂跑。」一進辦公室的門，外間台子上那脫了下巴，每天用管子給他喂飲食的孩子，身上發出的那種屎臭尿騷的混合氣味，撲進她的鼻子，她向這個孩子的睡臉上投了一個慈悲的眼光，然後，放輕了脚步走進了內間裏去。

她坐在椅子上，想着她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景象——那輾抬，那水桶，那圍着爛水菓桃子的窮孩子們，心裏很不好過，這不好過仔細分析起來是很複雜的，有憐憫，有恐怖，也有幾分恨的成分，她的感情隨着思想跑了老遠老遠一段路程，結果是，同情擴大了，把它整個給了那些愚昧，窮困和可憐的窮人，把那越來越大恨歸了自己。她早已決定把自己渺小的一

生獻給祖國窮苦的同胞，她進「××醫學院」的目的不是爲了個人的前途，而是有一個理想鼓動着她：將來到鄉村裏去開一所醫院，免費替窮人治病。她已經二十四歲了，多少名醫院裏的主任醫師破命的寫英文信追求她，（她乍回到祖國來的時候，不認識一個中國字，不會說一句中國話，時間才不過二年，她的聰明已教會她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了）。可是，都被她拒絕了，她連自己的婚姻也和未來理想的事業歸併在一起了。她覺得自己的敵人是疾病，和疾病作戰，戰勝它，把無數窮苦而結實的生命從死亡，痛苦裏拯救出來，這是自己的責任——神聖偉大的責任！從學校裏出來，憑她的社會關係和學識是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位置的，可是，她毅然決然的來到這「兒童療治院」擔任繁重的工作，拿很薄的薪水，爲了孩子們，爲了藥品，常常受窘，委屈。她想到，自從自己到「院」這一年來，多少男女孩子，死於肺癆，死於心臟病，都是舉目無親的死去，都是幾乎吐完了身上所有的血，瘦乾了身上所有的肉，帶着絕望，握緊她的手，叫着「媽媽！」死去的！她看着，一個人死了，第二個再補上去；她看見，每次一個孩子死了，幾十個孩子的臉色和心情多少天不能褪去死的恐怖和悲傷。她想到了這一些，又把這一些和今天所見到的連貫在一起，她感到羞辱和自恨。彷彿這

些人的死亡她應該負大部責任似的。

當她一踏進大門，小萍的那一聲熱情的「媽媽」也喚起了她許多感覺，這裏邊多半是溫暖，親切，聲音觸到她耳膜上，好像心碰上了心。她的心笑了——這是多麼舒暢然而也是多麼沉重的笑呵。二十四歲的一個出身富貴的女孩子，做了幾十個苦命孩子的「媽媽」，還隱隱的想做一切窮人的扶助者，想到這裏，部長小姐，二妹，連上母親的那諷嘲的樣子和尖酸的話頭，也又一次被她想起來了。

鐘，鐘，壁上的鐘敲了兩下，她驚了一跳，糾纏不清的思想斷了。她用手帕揩了一下額角上的薄汗，好似做了一件沉重的工作似的。

她的另一個思想——如何防止「虎立拉」，剛剛拉出個頭來，有着氣管痰老毛病的王楓走進辦公室來，啡啡啡的報告着：「胡里平不好過，請『媽媽』去。」

「這孩子」，說着，她便起身向外走。

「哦，哦」，台子上的那個孩子，也許有痛苦，也許沒有痛苦的這樣用不成語調的言語呼着「媽媽」。

「吃過營養湯沒有？」

點點頭。

「小便嗎？」

搖搖頭。

「那麼，好好的躺着，不要亂動。」她慈愛的說着，鼻孔裏帶着熟習而又親切的臭味急速的走進了男重病室。四張小牀上，躺着四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們這短短的一段青春都在炮火和流離里失去了，他們語不成聲的喉嚨，曾經向千萬人唱過激昂的救亡歌曲；他們瘦得比麻桿還細的腿子，曾經跋涉過千山萬水；他們已經失形的臉面，曾經那麼紅潤潤的上面印着母親的親吻；但是現在，他們只能夠仰望天花板，連轉身的力量也沒有了。他們在絕望中一天一天的，一刻一刻的，一剎那一剎那的，聽死神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向他們走近。

她一進門，把脚步放得輕悄悄的，可是，像憑心靈的感覺似的，他們已經知道是誰進來了。每一個人的眼睛裏立刻亮了一下，像監牢裏漏進了一線陽光。

「怎麼？你又發燒？」她走近了胡里平，把右手在額上撫了一下。

「不好受，好像又要吐血，我……」這孩子不敢把恐怖的感覺說出來，用眼睛盯她，像抓住了一個希望。

「前幾天『院慶』，你畫得太累了，你這個孩子總是不聽話。」她親愛的輕輕責備着，這責備在他卻是一個莫大的安慰，他想微笑，但嘴角一歪，他卻流出淚來了，這彷彿是在用淚表示自己的追悔，向「媽媽」告饒：「以後，我再也不敢了，以後我再也不敢了。」

「靜靜的，我給你打針。」她回頭向外走，她感覺自己的身上有眼光，那些眼光，多麼黯淡，可憐，而又充滿着絕望呵。她走着，她後悔自己的責備。這些孩子們，天天夜夜在死的圍攻和防衛裏，就忍心不讓他們把死的黑影從心頭丟卻，快樂一天嗎？這重病室裏的四張小牀，已經換過多少病人，而現在的那三個，不久怕也要把這塊佔據了許久的小地盤讓給他們的後來者了。胡里平，這個小畫家，還是比較輕的一個，但他的生命也正在被死亡和希望作着爭奪戰的當中。她想到了「院慶」那天的熱鬧，和孩子們的生之歡笑的樣子，她也想到了，壁報上那「死神」的面孔，和令人不忍卒讀的文字。

「媽媽抱，

我就跳。」

「小瘋子」在院子裏叫鬧，看着她來了，唱起歌來。

「劉小英，不準鬧！你看，同學們都在笑你了。」

果然，他靜下來了。同學們在西牆根的蔭涼裏望着他。

四點鐘左右的時候，辦公室裏響着爭吵的聲音，門外，窗戶外邊，擁集着許多病孩子。

「我並不是不愛護同學，但你也替我想院裏的經費和請款的困難呵。」

「病，總是要治的，我們不能不把孩子從死裏救出來！李紋玉要送『中央醫院』打空氣針，這是必需的！」

「你成了孩子們的『媽媽』，我倒成了孩子們的『仇家』！你說句話容易，我辦起事來可就難了！」

你一句我一句的頂着。黎秀娟是這樣一個人，性情極柔而又極剛，她在窮人和可憐的孩子們臉前，慈愛寬大得像一個「媽媽」，而在強權的面前，她卻比它更強！她同柳院長一上來本來是很相投的，睡在一個房間裏，凡事都聽從她的意見。可是後來，因為她太愛護這些

孩子了，大事小節站在他（她）們這一邊，弄得柳院長覺得她有點和自己爲難，關係就越來越不調諧了。今天下午，她們又爲了孩子們的事在爭吵了，她說孩子們的「營養湯」雞蛋太少；她提議把自己養的豬殺一隻給孩子們吃；她認爲應該向「總會」要求增加醫藥費；這一些，柳院長按「公事」的眼光看起來，是有些過份的。

一場爭吵並沒有什麼結果，大家都板着臉子沉在沉默裏。這時候，會計把薪水包送了過來。她順眼看着包皮上的字：扣捐「營養費」五萬元，預支五萬元——大半花在買給孩子們吃的糖菓費上——剩餘的只有六萬多元了。

她走出院門的時候，已經五點多了，孩子們跑着跳着追在後邊，向她歡呼，向她微笑，望着她小小的身影一步步的遠了。

從百貨商店裏買了一件花布衣料，一隻手拿着它，一隻手提着小洋傘，這時候，太陽已經變成有氣無力的了。在走近自己那座樓房的斜對面，有幾個婦女在聚着從石頭縫裏流下來的一點點的渾水，搶着洗她們破破爛爛的衣裳。這條可憐的小水流，叫人沒法找出它的根源，或者是從右手山崖上沁下來的，也許是那個公用龍頭的一點流涎，但，不管怎樣，當它

流到這兒的時候，已經失去它的本色了。

「三位仙姑，托化成三個女客，在在……」那個十五六歲的「巴眼子」姑娘，把翹着的屁股放平了，「袖子揩了一下滿臉的汗水，「馬瞪」了幾下紅紅的翻皮眼，又把身子俯了下去。」

「人家說得活鼻子觀眼的，在那條街上，那個旅館裏，有名有姓的，可恨我這個耳性！說是，一天夜裏，人睡都睡了，這三位仙姑商量着明天到那家去，最後，她們細聲細氣的說：有『紅十字』的門是不能進去的。可巧，隔壁有位客人剛睡醒一覺，把話偷聽了去，第二天一早，這三位女客不見影了。」

「是咯。」跪在她下流的一位瘦女人應和着她，把頭一抬，恐怕別人搶了她的這點水去似的，又趕忙低下頭去很起勁的擦她的衣裳。

「什麼『虎來拉』，『虎來拉』，說得怕死人！反正我們已經貼了『十字』，管它！」

「卯簿上沒名字，闖進閻羅殿去也會把你趕出來；榜上有名，那無法，在數不可逃！」

那個人一面津津有味地在說話，可是彼此用眼「揸」的別個，怕她阻住了自己的水源。

當黎秀娟走過她們的當兒，正有一個老頭子在她們的下流裏用一個小瓢子向桶裏「刮」水。她吃了一驚，想停下來向他說幾句話，可是，遲疑了一下，帶着她的吃驚和難過推開大門走進自己的大庭院裏去了。

小妹妹秀麗正蹲在地上，雙手撥弄着一個大木盆裏的清水，非常得意的樣子。大門的響聲，使她一回頭，看見是大姐回來了，便跑着迎上去，白襯衣的大翻領像蝴蝶的翅膀一樣，不是工人褲子的兩條帶子壓在肩上，它就要飛去了。

「大姐，大姐，你看我的小汽艇在橫過太平洋呢。」妹妹扯起大姐的右臂，彎着腰，像在吃力的拉繮。臉上帶着一個孩子向人誇示一個奇蹟的表情。

「呵，可惜這些清水！」大姐用手撥了一下，帶着一種清涼的感覺，望着自己的影子動蕩在水裏。不是姐姐的話而是她的表情使妹妹的豪興頹敗了，微笑從嘴角上慢慢的消失，最後只剩下了一個撅起的小嘴巴。

「外邊的窮人吃陰溝裏的泥漿，我們不好糟塌這樣的好水。」姐姐是非常愛她這個樸素，善良，肯用功唸書的小妹妹的。妹妹也特別敬重這位大姐，拿她做模範，這個家庭如果

分陣線的話，她倆是一派——平民派，同貴族化的二小姐是對立着的。這時候，經過大姐這兩句溫柔的責備，她臉上不快的神色馬上轉變成慚愧，把頭仰起來，用一雙求饒的眼睛坦白，誠實，勇敢的望着大姐，同時，嚅嚅的解釋着：

「我們的水龍頭壞了，漏了一地水，這是我與張媽接來的。」

「你看，我給你買了一件花衣料，你喜歡嗎？」

妹妹的眼睛立刻發了亮，這亮光把她整個的人變成快樂的了。

「哼，哼，」只看她的眼睛和身手同時作着急劇搜索的轉動，好似她還沒有發現它，卻已經把它掠到手裏，打開了。

「我不穿帶花的，同學們笑話。」她的小嘴又鼓突起來了，這回，不是生氣，而是撒嬌。

「好孩子，是我弄錯了。」

姐姐的右手撫在妹妹的頭上，這一次輪到她親嘗一下慚愧的味兒了。

晚餐桌上，母親又提到了晌午「請客」的事，頗為不滿的道：「開這樣的玩笑是不禮貌

的。那幾位小姐雖然不會見怪，總覺得太不成話了。」

「媽，不要說了，這是大姐特爲在貴族朋友面前，當場表演一幕『平民化』呢。」二小姐得意的把雙腿攤動起來，歪着頭，瞟了大姐一眼。

「什麼部長小姐，像一個妖精！」小妹的鼻子翹動了一下，表示了輕蔑，同時，向着二姐看了一眼。

「秀娟的意思是很好的。」吃齋唸佛，心地良善現任××院顧問的爸爸，常是站在大女兒這一邊的。

「你真是『平民』女兒的好『顧問』」。太太一歪頭，小金耳環，閃了一下光。

「媽媽，不是的。」秀娟放下飯碗，半認真半撒嬌的向母親抗辯：

「想想一二年以前我們在南洋那生活，想想從雲南到重慶我們所遭遇的，所看見的那些山裏窮苦人們的樣子；富貴榮華算了什麼，我們本身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唉，抗戰把我們抗完了！」從小過慣了貴族生活的媽媽，不勝今昔的感歎起來了。大家知道媽媽的性子，誰也不敢再就這個題目多說一話，那會惹得她老人家一病好幾天

臥牀不起。於是，秀娟把話頭掉開，說起「虎立拉」和她今天的見聞來了。

「吃泥漿?!」爸爸像聽到了一件可怕的奇聞一樣的。

「是的，上流裏有人洗髒衣服，下面的人就接這水吃。」

「那才有味道呢。」二妹用手帕揩了一下嘴。

「今天我們的水龍頭壞了，接下了一兩缸水，我想攪上一點漂白粉，搬到門外去，叫那些窮人們分着用去。」秀娟用眼睛向爸爸提議，聲音怯怯的。

「這意見很好。」爸爸望望媽媽。

「行好的事，我不會反對；可是，這個壞年頭，人都壞透了，好心不一定得到好報。」

媽媽放出了個活口氣，「小三」馬上活躍起來，自告奮勇的大聲叫着：

「我和大姐去拾缸子，我和大姐去拾缸子！」

媽媽瞪了她一眼。

一直沒有發言卻在心裏非笑着的二小姐，最後開了口：

「窮人，窮人，窮人是老虎，吃完你手裏的肉以後，就輪到吃餵肉的人了。哼，窮人！」

窮人！窮人！

她的話剛落腳，大門口嗚嗚的汽車聲傳到了她的耳朵裏，她跑到屋子裏去匆匆化了裝，又跑出來，花枝招展的向爸爸媽媽說：「鄭小姐約我今晚到××去跳舞」，急速的步子把笑容和聲音頓然留下，人卻已經不見了。

「爸爸，二妹不學好，專跟那位貴族小姐一起去『瘋』，是很不好的。」秀娟臉向着爸爸，話卻是說給媽媽聽的。

「她的習慣雖然是這樣，可是她在『善後總署』裏，一月卻拿你兩月的薪水。」

「媽媽，錢多不一定就是好；錢，可是造禍，也可以造孽。」

「不說了……」媽媽一個呵欠把小小的家庭晚會吹散了。

第二天午飯以前，秀娟和「小三」吩咐男女工友把一個水缸一步一挪的移到了大門外去，顯然，這兩個用人不能不服從命令，但從臉上的表情看來，是頗不以這件「義舉」爲然的。

「就放在這兒吧？」老周直起腰來喘着粗氣問。

「再向前移一點。」

他不很願意的俯下身子去。

一丈以外的那條水流子上，照例有人在洗衣服。起先一個人發現了這個事件，接着，大家一齊停下手把頭斜過來了。站在水缸前面的姐妹倆，被一注注驚異的目光看得有些胆怯的樣子。停了一小會兒，秀娟向着這羣婦女走來，小妹妹跟在後邊。她看見她們彼此相望了一回，又竊竊私語了起來。她感到一點羞澀，脚步放得慢慢的，想鎮靜一下自己和這些受驚的窮苦的女人。

她終於鼓起勇氣來，把自己堂皇的對着這陌生的跪在地土的一行列了。她們的臉一齊朝着她，眼光帶着疑問的光芒射在她的臉上。一時顯得很嚴肅，像受驚的鳥兒突然一下子縮起了翅膀。

「各，各……」她的嘴唇動着，聲音卻不能凝鑄成言語突出口來。這樣「各，各」了兩三次，她自動的笑了。大家也隨着笑了。這笑，打破了凝固的空氣，像春風解脫冰層似的，大家彷彿早已很熟了。

「各位知道，『虎立拉』正在流行，吃髒水是很危險的；那一個缸子，」說着，她回頭一指，大家的眼睛跟着她的手。「裏面是自來水，放下藥粉，吃了可以免疫，請各位隨便去取着用，用完了，我再灌滿它。」「聽懂了嗎？」最後，她用話也用眼光向大家這麼反問。有的皺着眉頭，有的直瞪着眼睛，沒一個人發言，沒一個人動一動。

秀娟用手輕輕的推了「小三」一把，她知道自己的四川土語沒有小妹妹在小學裏學得那麼道地。「小三」向前跑了兩步，很和氣，也很活潑的解釋道：「大姐說，叫你們去打缸子裏的水吃，吃髒水，會生病咯！」

大家把臉色鬆了下來，又開始你望我，我望你的交換着彼此的更大的驚訝了。秀娟看到這情形，她在這兒是會妨礙她們的，於是，便叫了一聲：「小三，我們回去了。」

她們的身影被奇異的眼光送走了以後，這些女人的手又會動了，水又在流，衣服又在擦擦作響，她們的口又開始發出聲音來了。

「這是啥子一回事！一百塊一担的水，白白送過來！」

藍布衫爛成了背心，把一雙黑膀胛赤裸在外邊的一個半老婦人首先發了疑問。

「可也怪呢，世上有這樣的好人?!」

另一個狐疑的回答着。

「我活了六十多了，這種事可少見咯。」

第三個老太婆這麼說。

「狗糞堆堆上說不定開出一朵花來呢。」

那個「巴眼子」把眼一翻，紅眼皮上的粒子像硃砂。

「我們去看看。」一個驚人的智慧的提議。

「好！」大家的聰明面孔一下子洞開了。

接着是一片歡笑聲和奔跑聲，大隊人馬，你推我拉的向着那個水缸跑去了。

「呀！好清涼的水呀！」

「裏邊撒了毒藥的呀。」

「好，你不要吃！」「巴眼子」按了那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一下，一面叫着，一面往家

跑。

「管它，老天不叫，毒藥也藥不死的。」

五六個人回過身子來，很可笑着作着各樣姿勢的賽跑，各自回家取她的小桶兒去了。

傍晚，秀娟一走近大門，「小三」跑上來抱着她高興的叫了起來：「我們的水缸裏已經沒有水了，我第一次去看的時候，還有一點點，我躲在門後邊，看她們，一個提着水桶來了，四下裏望一望，打上水，頭也不回的便跑走了。接着，又是一個，又是一個，」說着，拍起手來了。

「大姐，大姐，我們再扛水去。」

「好，好。」大姐摸了摸她的前額，兩雙眼光和兩顆心一起融化在一種快樂裏了。

三天後的一個晚上，秀娟因為赴一個朋友的約會，回到家來的時候，已經八點鐘了。一進屋全家的人都在外間裏，鄭小姐也坐在那兒。情形有點不對，每一個人的表情都在證明着這一點。她的心馬上沈重起來，但不敢開口，只是用眼睛向一張一張的臉上去試探。

「你行好行出亂子來了。」媽媽的臉像鐵打的，話就像一個一個的鉛彈子。

她楞了一下，臉上「掉」了色。

「窮人！窮人！」二妹的話就像一根一根的針，她的眼光也像。鄭小姐右手托着腮，把眼光對準她的臉，在享受着她的難堪。

「倒底出了什麼事？」她的正義和反抗代替了怯懦站立起來說話了。

「什麼事，好幾個爛女人跑到我們大門口來哭了整整一個下午，說是在缸子裏撒了毒藥，把她們的什麼人藥死了。」

她，彷彿被突然打了一悶棍子，身子搖曳起來，向前搶了兩步，倒在一個長沙發上，哭了。

「大姐！大姐！」「小三」跑過去，伏在大姐的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剛剛聽到有人敲門的聲音，說句話的工夫，「療養院」裏王楓跑得張口岔氣進來了。

「黎大夫呢，胡里平要死了，一勁喊：『媽媽救命』！」

他沒有被眼前的這個場面驚住，反而臉前這個場面被他這個粗魯冒失的氣派驚破了。

「什麼？」黎秀娟帶着眼淚站了起來。

「胡里平快死了！『媽媽』，趕快走！」

她匆匆的用手帕揩乾了眼裏的殘淚，隨着這個可憐的病孩子快步的走出了大門。

三六，三月十八日滬。

文藝工作者

劉荃和周紋經過了半個月的水旱行程，終於到達了這××重鎮——××。爲了「到敵後去」準備好了的那一股熱情，意志，和冒險的情趣，有一多半已經煙消雲散了。「這算什麼『敵後』呢，仍然有公路和一條沙河緊緊的和××戰區連接成一片」，劉荃心裏在笑，手裏接過來一枝禿筆，在上店簿子。這是大街左手比較像樣的一家旅館兼飯館，房間很大，很古老，大木格窗子，窗下按一張很笨重的老式紅漆桌子，上邊的油穢像一個一個的瘡疤。

「第×戰區司令長官部……」，小茶房邊唸邊走着，忽然被一種敲打着壺蓋的叫喊聲所驚醒，「來了，來了！」回頭望了這一對新客人一下，拿腿就跑，他們亮晶晶的油穢汗褂在正午的太陽下閃閃發光。

他倆用布揮子彼此打了一下草綠軍裝上的灰塵，打開了那個小綠油布的鋪蓋捲，正在忙着去鋪牀的時候，那個小茶房把一個少校青年軍官，帶到了他們的房門口，用那樣一副眼光做個介紹。劉荃奇怪的怔了一下，直起身子來把眼睛對着門外。

「報告劉祕書」，哪的一個「立正」！然後嚴肅而又恭敬的雙手把一張名片捧給了他。

「專員早就接到祕書從×××動身的電報，計算日程該早到了，這幾天，天天派人到各旅館裏查問……」

「謝謝，謝謝。」劉荃很窘的說着，心裏有點不自在。

「那麼我回去報告專員」，又一次敬禮之後，才向左轉，開步走了。

「要好好的招待呵，聽見了嗎？」

大皮靴通通的聲音遠了，剩了小茶房的破鞋底，嚶嚶嚶，裏裏外外的連成一片的響着。

午飯開上來了，菜都很可口，有點家鄉風味。小茶房慇懃的用芭蕉扇子驅打着蠅子，他們謝絕他，他攔得更有勁起來。大門口廚房裏炒瓢很有韻味的敲着小鍋子，叫人發生一種親切之感。

「敵人到過你們這裏沒有？」

「怎麼沒有到過，你看街上全是新起的草棚棚。」

「今年你們這兒的水好大呵。」

「坐在城頭上，可以洗腳。」

「這兒住的隊伍好嗎？」

「好！白開房間，不給錢。」話出了口，又覺得有點不妥當，像要入睡的芭蕉葉又在他手裏搖動了起來。

外邊磚地上一陣皮鞋聲響了過來，劉荃的心輕輕的向上一衝，他放下了飯碗。

「劉先生麼？失迎，失迎，」一個全副武裝的大個子，把頭一低，跨進房子來和劉荃握手，把另外五六個隨員直挺挺的撤在門外邊。

「剛剛到，正想飯後——」

「先用飯，」他把右手一伸，像要把這屋子裏的臨時主人按坐下去。

「已經吃好了。唔，我來介紹，這是——」他打了一個格頓：「周紋。」

「啊，大嫂，辛苦了。」他笑着用眼睛瞟了一下她身上的軍裝，有點顧慮「大嫂」這個字眼下得不太得當的樣子。

「禮應去迎接劉先生和周小姐，可是，你看，我們是陷在水的重圍中啊，哈哈。」

劉奎綳緊了的心鬆活了一扣子。這位三十多歲的王專員兼警備司令，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長着個武人身子，卻有點文人氣質。

「這房間太不成樣子了，我已經給二位預備好了房子，就在分署裏邊，一個清靜的小獨院，有花有樹，一個不壞的寫作環境，×主席到×東出巡去了，二位可以多徜徉幾天……」王專員用眼光掃着這個房間，最後落到了那可憐的破綠油布上去，劉奎的眼睛隨着他的轉，他覺得門外的十幾隻眼睛同時盯在他那點小鋪蓋上了，他的臉一紅，馬上，他用話去遮掩它：

「謝謝您費心；這兒挺好……」

「那不成！到了自己的地方，還住旅館，那成什麼話！趙副官，等一回把劉先生的行李搬到西花廳去。」

「是！」

「不成，過於客氣反而使我們不安了！」劉荃很固執的謝絕。

「王專員，我特別喜歡這家旅館的這個小內院，反正距離不遠，我們可以常常去打攪……」周紋善於辭令的小口，再加上那堅決的表情，把對手戰勝了。

「那麼，我也不勉強了。晚上見。」王專員出了房門，向趙副官發命令：「你就開一個房間，招待劉先生和周先生。」

「用不着，用不着。」

「這最後的防綫我可不能再讓步了。」

送客回來，劉荃頹然的把身子扔到牀上去，牀板子和他的口裏同時發出一聲「唉」來。他實在太疲勞了，身體和精神都那麼不很強健。

「什麼「大嫂」，真討厭！」周紋有點不高興的說。

劉荃向着隔壁房間撇了一下嘴。

進旅館已經兩三個鐘頭了，到這時候才有時間好好的擦擦身子，把一身汗臭的衣服換了

下來。當劉荃開了房門喚茶房的時候，趙副官三步做兩步的闖過來，幾乎把周紋手裏的滿臉盆污水碰落下來。

偏西的太陽把白光貼在東牆上，院子裏的一棵大槐樹像一把綠傘，在窗紙上輕輕的搖曳着淡花蔭涼，正是睡覺的大好時光，在長途跋涉之後人也够累的了。可是，劉荃他睡不着，身子倒在牀上，眼珠子卻跳動的很歡快，他把側着的頭猛的轉向了天，因為耳朵裏嗡嗡的叫聲，和那動脈強烈的「通，通」，太煩心了。

「劉祕書。」

趙副官的聲音那麼溫馴，而躺在牀上的兩個人卻受了驚似的跳了下來趕快掏手帕擦眼睛。

「劉祕書，有客人來會。」

「請進，請進，」兩個人整了整衣服和精神，把房門打開了。

「打擾，打擾，」客人一面抱歉，一面遞了一張名片出來。

「呵，丁先生是××日報的？」劉荃把眼睛從名片上移到客人的臉上。

「請劉祕書多多指教，這麼一個中心地方，只有我們這一家報館，文化事業太落後了，不，簡直談不到！」

一時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劉荃不住的用手捏弄着那張名片。

「劉祕書這次到敝處來視察，負着什麼使命，可以告訴我嗎？」這位記者先生，一面發問，一面在桌子角上打開了一個小本子，連自來水筆也拔開了。

沉默。

記者的眼睛直盯在劉荃的嘴巴上，手，列着記錄的姿勢。

「我，我是一個從事文藝工作的人，抗戰以後，一直在戰地上跑，這次來貴處，想看看各種情形，搜集一點材料……」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口裏這麼應付着，全副精神都注射到了筆尖上去。

「在這裏大約有幾天停留？還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記者先生的眼睛離開了他的本本子，又飛到劉荃的嘴巴上去了。

「還想到××，××去看看，然後到××見見主席……」

「呵，呵，太辛苦了。」

他又一面說一面寫了起來。

「劉祕書對於我們這地方有什麼觀感和指教？」

「剛剛到，連旅館的大門還沒有出呢。」

「這位女先生？」

記者先生忽然欠起半個身子來，眼睛打着閃，帶一點惶惑和恐怕唐突的樣子吞吞吐吐的問。

「這是周紋——同志；我們一道在戰地上工作了二三年……」

「真勇敢，真勇敢！」

記者把他的小本子合了起來，自來水筆也入了庫。彷彿不好意思這麼就走開，又談了一些本地風光——大水如何泛濫，人民如何痛苦；敵人到過幾次，怎麼被司令率領着軍民勇敢的打了回去……

剛剛送走了記者先生，趙副官把一張大紅帖子遞了過來。王專員請客。時間就在六點，

而這時候呢，已經五點一刻多了。他們趕快忙着洗臉，換上另一套軍裝，顏色和料子都是一樣的，不過乾淨一點，劉荃對着一面小鏡子，左手巴着下巴，右手裏的保險刀片子在上面殺殺的生硬的響着，像用一把鈍鏟在割着韌草。等他們收拾好，汽車也就嗚嗚了幾聲，停在旅館的大門外了。

來接他們的是一位丁副司令，三十歲上下，瘦巴，一雙眼睛滴溜溜的轉，從裏邊射出兩道英俊的光芒來。

「王司令在家裏準備迎候，派兄弟來接劉祕書和周小姐。」一面並肩往外走，一面解釋着。

呵，好似這家旅館在辦喜事，門口裏擁擠着男男女女那麼一大堆人。看着他們出來了，大家指手劃掌的講着，有些個女孩子躲在媽媽身後指着周紋在偷偷的笑。衛士威嚇的逐開人羣，打開車門立在一邊，他們被讓了進去。嗚嗚，驅車子拖着羨慕的眼光開始在不平的街道上顛動，這時候，孩子們放情的叫嘯着，三五成羣的和汽車賽起跑來。

坐在車子裏，大街兩旁的景物從玻璃上把影子投進來，一閃又過去了。

「如果是步行在地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你是誰，那多好！」劉荃，像坐在監牢裏的囚犯想望自由天地那麼想望着，一面用眼角掙了一下周紋，她挺直着腰坐在那裏，神情很自然。

「劉祕書，你看兩邊儘是草棚子，每一間草棚就是一篇血的戰史。」

丁副司令開口了。看樣子並不是怕冷淡了客人，而是他的旺盛的精神必須用口發洩一下。

「呵，嘖嘖，」劉荃爲了禮貌，把舌尖貼在上額去，表示了他的驚嘆。

「我的一個團，去年這個時候，在城西北角巷戰，全體壯烈犧牲了；可是，今年春季的一個月黑的夜裏，一個老百姓親眼看見他們在原來的那個地方排成橫隊在衝鋒，口裏一齊震天的喊着：殺！」

「啊唷，」周紋的身子抖動了一下。

「有一次敵人從城西北角衝了進來，俘虜了我們幾十個團弟兄去，用鐵絲串成一大串槍斃了；後來，我帶領着二人包圍上去，在他們殺死我們弟兄的那地方把他們全殺死了，那

次，我的左臂上受了傷，至今還留下了一個創疤。」

說着，他歪過頭去向外打量了一下：

「呵，我們到了。」

大門口裏站着幾個人，望着汽車一到，回頭就往裏跑，崗衛的一聲「立正」，快要把他耳膜給震破了。劉荃看着他們那可笑的樣子，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樣子也是那麼呆板。快要走完了那一條磚鋪的甬道的時候，王專員已經搶下石階滿臉陪笑的說「失迎，失迎」了。

衛士忙着打「簾子」，專員忙着讓路，一進大廳，呵，那麼多的人，像舊戲台上出現了「主帥」，大家一齊站立了起來。

「呵，我來介紹，」王專員開始「點」起「將」來：

「這是張軍長。」

「老朋友，老朋友」，張軍長敦厚老實的笑了一笑。

「這是華縣長。」

一個八字鬚，四方黑臉，一閃過去了。

「這是市商會會長，這是政治部郭主任，這是包校長，這是警察局溫局長……」

劉荃的眼睛一片模糊，耳朵裏只是嗡嗡的亂響。最後一位胖胖的女太太走上前來，一顆金牙在笑裏閃光。

「哈哈，這是內人，這是周紋小姐……」

介紹工作剛告一段落，新的騷動又興起了：衛士們出出進進，忙着打手巾把，倒茶，點煙，送扇子。

屋子裏的空氣沉寂了一霎那之後，王專員首先開了口：「劉荃先生是當代有名的文學家，常常在『大公報』和各種刊物上發表文章。」

坐在劉荃身邊的商會會長，停止了手裏的扇子，把他那個肥腦袋轉過來，點着頭，用那麼一副神情連連叫道：「久仰，久仰。」

劉荃頭頂上的火直往外冒，他覺得自己深深地受了侮辱。

「周紋小姐聽說在戰地工作了很久……」

大家的目光一齊射到她那小小的身上去，她低下頭去，在撫弄王太太身邊的那個四五歲

的小女孩子。

「周同志的救亡歌曲唱得那才好，我們在「台兒莊」的時候就認識了。」

張軍長把一雙厚厚的大手疊在一起，慢張張的好不容易把這兩句話說出口來。

「戰地鴛鴦，叫人羨慕。」活潑有餘的丁司令不管他的話起什麼反應，爲了賣弄聰明他就這麼順口而出。

「丁副司令」，王專員趕快把話接過去：「你是想請劉先生把你那隻「光榮的左臂」寫進他的大作裏去？」「劉先生，你知道丁副司令左臂上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嗎？」停了一下，又這麼一伸引。

「哈哈，可惜這對於劉先生已經成了「舊聞」了。」

「自我宣傳專家。」不知從那個人的口裏突出來這麼一句。

周紋和王太太挨近坐着，然而她們的距離卻是那麼遠。王太太望着她身上的草綠軍裝帶着微笑問：「便利嗎？」

「嗯，」周紋很正經的點了點頭：「習慣了。」

王太太看見她對於自己的小女孩有點興趣，於是，便叫道：「小梅，拜，拜。」兩隻小手合在一起，小紅綢短袖上下的閃耀起來。

「小梅，乖，你問安。」

「Morning, Morning。」

大家都笑了。這個小女孩有點害羞的撲到媽媽張開的手臂裏去，把頭俯了下去。

也不知道時間過了好久，他只看到屋子裏到處明晃晃的燭光，一道又一道永遠上不完的菜；只聽到請酒聲，讓菜聲，交談聲，間回迸發出來的一兩聲轟笑聲。他真是迷迷糊糊像在一場累人的紛擾的夢裏。然而他又非常清醒，痛苦的支撐着自己。

當他終於離開了那張大圓桌，從衛士手裏接過來一杯茶一枝香煙的時候，他那急遽跳動着的一顆可憐的心，有點指望的慰安的想着：「這是最後一場苦戰了。」

茶過半杯，煙也吸去了一半截，他盤算着這回可以告辭了。他站了起來。

「不能走！不能走！」王專員隨着虎的一下子站立了起來。

「『政工隊』的拿手好戲，在等候着我們呢。」

王專員看了一下手錶接着說：「九點，正好。」

「時間不早了，明天……」劉荃因爲過於發急反而找不出話來抵抗了。

「敝部的「政工隊」，是一羣孩子，請劉先生和周先生光臨指導。」

劉荃望了望周紋，彼此交換了一個痛苦的眼光。

當他們到達了那個露天劇場的時候，已經是人山人海的了。前邊長櫬子上是公務員和學生，站在後面的是老百姓。他們一到，全體肅立起來，台子上頓然慌忙了，人海裏起了一陣細微的聲浪。劉荃心裏想：演戲的雖然在台子上，但主角卻在台子下邊。他覺得自己身上落滿了眼光，他覺得多少人在竊竊談論着這位「委員」和「委員太太」。他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標本，大家正在對着它，鑑賞，贊歎，欣羨不已。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有眼睛，有耳朵，在看着，聽着，議論着，因而，他的筋肉和神經的活動，全失卻了自由與自然。他的心突突的跳着，腦子像一池污水。他用紙煙和濃茶支持着自己，他的生命用危險來完成這一個偉大的場面。天氣悶熱，天上的星星擁集在天河兩旁，想跳下去洗一個冷水澡。他感覺背上的軍裝被一陣又一陣的風鼓盪起來，那是從一個衛士的手裏的扇子底下生出來的。涼爽

然而不痛快。

佈置，期待，王專員和丁司令從左右兩邊不時斜過臉子送來的應酬話，這一切，無非爲了拖延時間，使他的痛苦更加痛苦。

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從幕後鑽出來，立在台子前邊，背後的雙手緊緊的握着幕布。無論如何，這對劉荃是一個安慰。但是，他報告的並不是劇情而是一篇預備好了的冗長而又沉悶的歡迎詞。「光臨」，「指導」，「抗戰」，「文化工作」，等等字眼在他口裏一次又一次的跳躍出來。

掛在台子兩邊的那盞馬燈，被風輕輕的搖擺着，恍惚的燈光使台上台下的人物更加恍惚起來。他瞪着兩隻發澀的眼睛，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到。突然，他覺到右胳膊被「拐」了一下，接着是王專員的笑臉和語聲：

「看郭主任的臉，那個老頭子在「抽」他的「乾女兒」哩。」

「唔，唔，」他像遺失了什麼似的把頭左右的轉動着。

我的天！戲到底算完了。然而且慢，劉荃和周紋還不能起身而去，他們被男女隊員包圍

了起來，跳着，嚷着，要求批評指教，最後把一個又一個各種式樣的小日記本簽上了大名，這一幕以他倆做主角的戲才收了夜場。

回到旅館，已經差五分半點了。一進房門，有一種到了家的感覺。劉荃遠遠的把軍帽向牀上一摔，搖了搖頭，周紋呢，把整個小身子摔到上面去，合上眼睛一聲氣也不「啞」了。

劉荃一向是患着嚴重的失眠症的。太疲勞，太緊張，他都受不了。但，這也不盡然，主要的還得看在怎樣的一團空氣裏。他有他的生活習慣和氣氛。在前綫跑了二三年，在大炮聲中，在露天裏，他都能够安然睡去。但一進官場，他便毫無辦法。他好比生長在田野裏的一棵小樹，一旦移植到貴族人家的花園裏去，它的生命便只有一天一天的枯萎了。

躺在牀上，用力把一雙眼皮關上，右手壓在左胸上，聽心臟使盡最後氣力在卜卜的充進。有點害怕的，把雙手放開，他要自己好好睡去，他知道，一點鐘的睡眠對於他的需要和價值。

但是，一些又酸又甜的東西硬送上來要他咀嚼。

他想到戰地生活的潑刺和生動，他想到了他帶領的那個「工作團」裏的男女同志們；他

想到了那位「江湖參議」隔幾天來訪他，用那樣表情和「外交辭令」暗示他寫什麼什麼樣的捧場文章，他想到這次到「敵後」來的苦心和志趣；最後，他帶着極深的悵惘追憶起旅途上生活的野趣來：那一望無邊的綠油油的中原田野，那在田野上忙着的農人，那大路上的風塵，風塵裏奔波着的商旅和士兵，徒步幾十里之後那一樹蔭涼下的一大泥碗竹葉茶，熟習而又親切的鎮市裏那近接客人的樸素的房間，樸素的飯食，樸素的主人。幾天的水上生活也是難忘的，搭拉下腿去在河裏洗腳，坐在船頭上看夕照，一支小船把活蹦亂跳的鯉魚划過來，一塊錢換一小籃子沙，嚼在口裏又脆，又香，又甜……

這一些離得很遙遠同時又很切近。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來，覺得混身緊棚棚的，想打個哈欠輕鬆一下也是不可能的。趙副官送過報紙來，他的眼光在紙面上滑着，突然似觸了電的，全身震動了一下，「本市新聞」頭條大字刊着的正是他的消息：

「××戰區司令長官部祕書劉荃氏，奉命來×視察，昨已抵此，王司令當晚設宴爲劉氏洗塵，並邀各界首長作陪，聞今晚各界將舉行聯歡大會歡迎劉氏；劉氏日內即赴××××等

縣，然後去××謁×主席，此次伴同劉氏前來者尚有夫人周紋，聞周小姐曾在戰地工作甚久，對抗戰貢獻甚大云云。」

「要命，要命！」一面搖頭，一面把報紙遞給了周紋。

「多好呵，大名上了報紙！可是，我這個小蝦米居然也成了一味名菜：什麼「夫人」，什麼「對抗戰貢獻甚大」，狗屁！我不再跟着你這位偉大人物受罪了，我要回去！」

「這能怪我嗎？我們想像中的敵後是一道又一道封鎖綫，是緊張，戰鬥……」劉荃知道周紋的硬性子，這麼分辯着，用眼角斜抹了一下，知道她還是在發牢騷的階段。

「客人——」趙副官叫了一聲把名片遞上來，劉荃皺起的眉頭還沒有放下來，一位長臉長鬚的高個子老人已經進了屋。

「真是苦悶死了，裝了一肚皮話卻沒處發洩！」

劉荃很喜歡這位殷嵩高先生，熱情，有頭腦，有骨氣。

「我知道您會聽我的話，並且相信我不是在向您說謊！我在戰後從上海流亡出來，「七君子」裏有好幾位是我的朋友，一道共過患難的；千難萬難的到了這個地方，在一個私立學

校裏做了訓育，因為幫助學生課外活動，鼓勵民主自由作風，我自己也不知從什麼時候已經變成了『××黨』，劉先生，我早就知道您，您說說——」

「唉，沒辦法，到處是一個樣。」劉荃很同情的安慰着他。

「是的，沒辦法，我這個不是××黨的老頭子，也硬逼着我——」

交談得正起勁，第二個客人又來了，殷老先生立起來要辭去，一看是熟人又坐下去了。

「殷先生又在發牢騷？」「青救隊」謝隊長和劉荃親熱的打過招呼以後，把臉轉向殷老先生這麼說着。謝隊長是×××團的學生，劉荃在那裏做過教官，所以一見面，他便大叫一聲：「劉教官！」

「你們現在都好嗎？」

「說好也好，說不好也不好。」

「這是……」

「劉教官，你看我的身體不比×××團時代壞吧？一二年的戰地生活把我們都磨練得很健強，這是好的；但是，我們這一隊人，一舉一動有人在盯着，我們下鄉做點實際工作，馬上

就有謠言跟着，我們的環境是很不好的。好在我們每個人有一條結實身子，一支擦得放亮的槍，我們經過了不少的戰鬥，差不多的困難是可突破的。」

說着，他站立起來，輕輕的拍了兩下胸膛。

「頂壞的是政治部主任，孟縣長也差不多，他到省府去了，您怕沒會到他。」

「謝隊長說得句句是實話，我們全是被壓迫階級。」殷老先生捋着鬚子笑了。

以後，他們又談到×××團同學們的消息和近況，又回憶到「××時代」，那麼一個小城，五千男女青年使得它有聲有色。「回頭我要經過××，我要再看看那條流水，那座土城。」

「回頭請劉教官同團長（司令長官）講講我們的處境，我們很想念他，想必他也很掛念我們這些孩子的……」

「政治部郭主任——」

經趙副官這麼一提，劉荃才記起政治部主任姓郭，接着站起來：

「郭主任請坐。」

郭主任很驚異的向那兩位客人很快的望了一下，眼光有點傲慢和輕侮。兩位客人猛然一下子同時立起身子，殷老先生輕輕的向主任苦笑著點頭，謝隊長匆匆的拾起了軍帽，很嚴肅的來了一個室內敬禮才退了出去。

「這一老一少是很成問題的，」郭主任回頭瞪了一眼說。

劉荃得到了證明似的，這一句話使得那兩個人更加可愛和可敬了。

「他們什麼時候來的？一道來的嗎？」

「一先一後，剛剛來了一會。」劉荃不大高興的回答着，郭主任也覺到了這不高興，便改了話頭：

「昨天晚上戲怎麼樣，請二位指教。」

「很好，很好。」

「您看那個角色比較出色些？」

「當然，要算那個挨打的姑娘了。」周紋說着，郭主任察看着她的表情，抹了一下嘴巴

大笑一聲：「當然？我看未必吧。」

※

雲裏霧裏的扯過一陣子之後，郭主任才把這次來訪的目的說出來：今晌午請吃便飯。

「我看不必客氣了。」

「不容易來一次——」

「郭主任，謝謝了，我今天身子不大好。」周紋拿出了她在戲台上的嗓子來，這就表示了她討厭那個人。

「不賞臉，那不行！」

正在鬥爭的時候，趙副官又遞過來一張名片，郭主任忙着接了過去匆匆一瞥，帶着不屑的神氣說：「叫他明天來，」接着看了看手錶，「唔」了一聲：「十一點多了！走！走！」

地方另換了一個，而菜和人數幾乎是照舊，只是張軍長，華縣長不在了，兩位新陪客補了上來。飯，吃到兩點多才下席，王專員提議陪着客人到處走走，今天沒有太陽，也還算風涼。

一大羣的遊街示衆來了一個，「光榮」「忽忽啦啦」，後來又登上城牆去，望着那腰帶一樣的一片黃水，遠處的水面上露出一道一道土堤來，上面走動着赤身露體的無家可歸的

人，有些老百姓在樹上搭上木板，安一個家，五千年後，又恢復了老祖宗的那原始生活的式樣。劉荃看着這眼前的慘狀，想到了昨晚和今午的豪華筵席，一種犯了罪的感覺使得他的心又痛又軟起來。

「劉先生，這是你的好材料：岳飛就在這兒擊破過金兀朮。」走着，走着，王專員又把手往前面一指：「看，今天的沙河，就是當年的肥水，謝玄在上面打了個大勝仗，『半渡而擊之』，幾千個人頭在水面上飄呀飄的，河裏的水全紅了。」

「唔，到了，這個城角下就是我們同鬼子三進三出的那個地方，丁副司令的那一團『陰兵』就在這兒，他那右臂的『光榮』創疤也是在這兒得到的，這，也不可不加一筆……」

大家慢慢的跟着他，靜靜的聽他很文藝化的描寫。就這麼遊遊逛逛的就逛到了丁副司令的公館，今晚是他做東道，你不能吃了那個，不吃這個，這是面子問題，也是禮節呀！

「聯歡大會」八點鐘在××臨時中學大草場上舉行。草地上黑鴉鴉的一片人頭在浮動，大半是學生；各界代表坐在當中的長桌子上陪着這兩位「貴客」。天上，半輪淡月，星星自由自在的在閃耀。「如果這是兩個人來訪朋友，坐在這兒談天」，這樣一個思想在劉荃的心

上一掠，王專員便立起來致歡迎詞了。他的心像大浪衝擊着石壁那麼狂跳着。他的腦子在拼命搜尋編織着詞句，這工作，從下午散步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了。因此，王專員的老長老的歡迎詞在他的聽覺裏只留下了：「抗戰，犧牲，司令長官，劉祕書，周小姐，指導：」一些斷句，因為這些句子發音特別響，又特別有一種力量。最使劉荃感覺不同的，就是王專員今天晚上第一次用劉祕書這個字眼。

「請劉祕書訓話」，王專員拍起掌來，整個草場上立刻被掌聲填滿了。他恍恍惚惚的站起來，十分鐘以後，又恍恍惚惚的坐了下去，他也不清楚自己講了些什麼，但他只覺得那反應並不太妙。周紋第二個被請講話，她再三立起來說：「我不會講話，請原諒」，但是掌聲再三的響個不停。

她站起來簡短的說了幾句。態度大方，聲音宏亮，話雖不多，但意義卻很深長。劉荃很喪氣自己在公衆場合裏的不會應付，而對於周紋的成功多少感到一點嫉忌。

各界代表演講開始了。劉荃這才感到輕風吹到臉上的清涼感覺，他開始向四週圍打量：擺動着的垂柳，大禮堂的巨影，朦朧中男女學生天真的樣子，彷彿還有點花香輕微的撲

到鼻子裏來。他拿起茶杯來，一面品着清茶，一面品着各種姿勢的演講。政治部，教育局，警察局，商會各學校……單位很多而公式卻是一個：拿「劉祕書」做個帽子，扣在自己本行業務流水賬的報告上。這些代表好不容易找個機會在大庭廣衆之前出頭，所以一旦出了頭也就不願意把它輕易縮回來。最精彩的是那位商會會長的演說了，我們把他的警句摘錄下來以便傳之千古吧：「救國不忘抗戰，抗戰不忘捐稅，捐稅呢，不忘商會……。」

講演以後接着是遊藝和表演，他們回到旅館裏的時間，比昨天晚上還遲了十二分鐘。

✚

一隻不大不小的木船在××縣城下的碼頭上剛剛停下來，便有四個警察慌慌張張的跑來問：「劉祕書在船上嗎？」劉荃摸不着頭腦的答應了一聲，兩個回頭便跑，另外兩個忙着替他取行李，並且說：「祕書和太太先下船。」

劉荃和周紋一上岸，看見華縣長立在那裏，一見面就說：「我們敬候好久了。」走出了河岸，上了大路，路兩邊站滿了人，當他們走近了的時候，一聲「立正」，洋笛鳴鳴，洋鼓咚咚，千百隻眼睛瞪得老大，一齊隨着他們的身子轉動起來。劉荃一時不知怎樣是好，兩隻

手沒處安插，連脚步也不會動了。他想舉手還禮，一看隊伍那麼長，不能把手長在帽子邊邊上走；軍帽，摘下來拿在手裏又不成話，最後還是一面左右點頭，一面向前走着。他覺得自己的手和脚步一致的擺起來，他用力的更正着，越更正也就越不自然。這樣走了好久好久才走過各界代表，軍警的行列，到了學生的隊伍，一個又一個的小學生穿着童子軍服，臉上晒着夕陽，汗水在腮邊流成一條一條小河，排尾的一個小女孩，不過才六七歲的樣子，周紋走過的時候，用手摸了一下她的頭髮。

進入大街，便看見牆壁上紅紅綠綠的貼滿了標語，兩邊店舖裏的生意人全跑了出來，站在屋檐下望着他們，偷偷用眼睛暗示着，小聲的議論起來；走在街心上的人們，看見他們來了，把身子一斜趕快躲到一邊去，這時候，後面的大隊也跟了過來。

「歡迎勞苦功高的劉委員！」一個聲音領頭。

「歡迎勞苦功高的劉委員！」無數的聲音跟着響起來。

在鼓號聲裏，在歡呼聲裏；在千萬人民的眼光之下，在各界代表和軍警的陪伴和護送之下，他倆，被安排在縣立第一小學的三間南房裏。這三間南房靠着大門，但圍牆卻使它成爲

一個獨立局面，裏邊一小間，外邊兩大間，當中按一條長條桌子，上面鋪上了雪白的新桌布。看樣子，這像是教員休息室，現在卻成了「貴賓」招待所，門口右手的牆上，貼着一張條子，上面寫着四個官板正字：「劉委員室」。大門口加了兩個衛兵，一個四五十歲的「二爺」在出出入入奉侍着他們。

晚上，華縣長在縣公署裏請客，他再三的抱歉自己沒有王專員那樣大場面，只能辦個參席，務必請原諒。這個貌似忠厚的「老油子」，言談，態度，表示得既家常，又禮貌，甚至只請了一兩位陪客；但是劉荃卻感覺得他外面在應付，骨子裏卻瞧不起自己。「初出茅廬的傢伙」，他時不時的在他眼光裏，在他正經的談吐裏，談到，聽到這樣一句。

「劉秘書」，他呷一口酒，抹一下小八字鬚：「我幹了十幾年縣長，沒有今天這樣慘！」他像對着自己親切的朋友談話一樣，自然而又隨便，聲音很低微，眼光茫無所視的樣子。

「三分天下有其一，東面是日本鬼子，北面是××軍，稅不好收，而仗卻不時的打，兩面的敵人離這個城圈圍都不足五十里，你看，你看，這……」

他又拾起酒杯呷了起來。

「上峯三令五申，人民觀望不前，上下夾攻，我也不知上過多少辭呈了，這真是一條雞肋，一條雞肋。」

「來，祕書，周小姐，喝一點，四兩白乾就是我的解愁散……」他舉起了杯子來。

早晨，劉荃醒得很早，說他根本就沒澈底睡去也可以。這天正逢星期日，裏裏外外的院子裏沒有什麼聲息，有兩三個小學生在草場上玩足球，給清爽的早晨增加更多的朝氣。他已經起了身了，但懶得把房門打開，在享受着這霎那的自由和平靜。大門口的衛兵囊囊的走過來和那位「二爺」說，有一個人要會「委員」，這位二爺早已經來過劉荃的窗下好幾次，腳步輕得幾乎辨不出來，這時候，他壓低了聲音回答衛兵說：「請他等一等，委員還沒有起來。」哎呀的一聲，劉荃把房門打開，他聽到「二爺」開始跑步。

十分鐘以後，他接見了這位最早的客人。這是一位負責本縣教育的青年科長，看樣子就可以知道才出學校沒有多久，英爽卻帶一點少不更事的神態。一上來便介紹自己是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在師範裏唸書的時候常常讀劉荃的大作，所以，他「很崇拜劉委員這個人」，「劉委員」也一定會了解他，幫助他解決一個困難問題。說着，眼睛向房門口望了一下，便

從制服口袋裏掏出了一張公文來。

「抱着一腔熱血來辦教育，結果是——」

劉荃打開公文一看，原來是告華縣長的一張狀子。上面列了八大罪狀，署名的還有商會會長，政治工作隊××分隊長等五六個團體的負責人。劉荃看着呈文，這位青年科長看着劉荃的臉子。

「我沒有這個權力來處理這樣大事情。可是，我很同情你們。」

青年科長臉色一晃，很懇切的要求起來：

「華縣長是個欺上壓下的老混蛋」，說着他瞟了劉荃一眼，顯然，他本不想把「混蛋」這個字眼說出來，可是氣憤竟使它脫口而出。

「他在這裏一天，這裏的一切工作就得停頓一天，可是已經根深蒂固，他料我們無力推倒他。劉委員來了，真是天賜的一個好機會。」

「好吧，放在我手裏做一個參考。」劉荃當他的面把狀子鄭重的摺好放在衣袋裏去，帶着一顆悲痛歉疚的心情把這個帶着一臉子成功神氣的青年送出門去。

教育科長走了以後，接着來的是一位什麼「水利工程委員會」的委員——三十幾歲的一個小矮胖子。一上來他便滔滔不絕的說起來，話頭就像他治下的黃水一樣：

「委員，您知道去年六月裏簡直就沒好過天，連太陽也發霉了；委員您知道，雲頭像拉煙子，從來就沒有，斷過『明天該晴了吧？』委員您知道，明天又是個大雨傾盆！這樣一連就是幾十天，加上狂風嗚嗚的吹着，那才叫是要命！田地全漫了，莊稼，房屋，人口，牲畜，有的沉到了水底，有的浮立了水面，沙河的水漲到了城脚下，很高很高的樹，只剩了一點梢挑在水面上，委員您知道，這才叫做個慘哩！」

小矮胖子「您知道，您知道」的大有興致的描寫着，劉荃又是好笑又是好奇的沒頭沒腦的聽着，最後才聽到他的這一篇漫長文章的主題：欲拯百姓於水災之中，必須加強水利工作，欲加強水利工作必須增加經費，欲增加經費必須請劉委員爲民請命。

「好的，我看看……」劉荃很痛苦的這麼回答着，因爲不這麼回答他將更加痛苦。

第二位客人正要辭去的時候，大門口裏傳過來一個女人悲慘的呼聲：

「委員大人冤枉冤屈呀！你不叫見委員大人呀！……」

「什麼事？」

「報告委員，一個瘋婆子……，」「二爺」戰戰兢兢的站在那裏。

「叫她過來。」

一回兒，二爺把一個六十多歲的披頭散髮的老婆子帶到了院子裏，他用眼狠狠的瞪着她，可是她並沒有看見。

「我給大人和太太叩頭，」她一下子跪在地下連連的叩起頭來。

「我的兒子犯了什麼法呀，拉了去關在監牢裏，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叫我怎麼活下去呀！」說着，說着，放聲大哭起來。

劉荃強忍住眼淚，望着這個可憐的老太婆，彷彿她就是自己的母親。

他問了她兒子的名字和「犯罪」的情由，然後說：「好，我替你想辦法。」

這一句話堵住了她的哭泣，她「頓時」把紅紅的眼睛向着劉荃一翻，像要笑起來的樣子。

「上天是有眼睛的！」她在「二爺」和衛兵惡狠狠的監視下，用破衣裳袖子拭着眼睛，跌跌磕磕的走了出去。

華縣長來陪他們吃午飯。明天是禮拜一，他說：「已經通知了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來一個擴大紀念週，請劉委員去訓話。」

「華縣長，不要這樣，我是一個文藝工作者，這次到貴縣來也不過採訪一點材料……」

「劉委員太客氣了，太客氣了。」

「這絕不是客氣，我……」他心裏發急得什麼似的，可是又不好把這發急完全暴露在這樣一個人的面前。

「這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平日，請劉委員來還怕請不到呢！」

周紋順便把那個老太婆的事情托了華縣長，華縣長連連答應：「我回去查查，我回去查查，一定遵照兩位命令去辦。」

忽然，他把八字鬚一抹，眼光那麼不同的看了劉荃一下子，淡然而又漠然的問一聲：

「范科長來看過劉委員？」

「那個范科長？」

劉荃楞了一下。

「就是那個教育科長，一個又胖又矮的青年。」

「唔，教育科長，來過，來過。」

「這樣的青年人真有點可怕，我們已經成了『老朽昏庸了』！」說着，意味深長地把頭搖了起來。

多半個下午的工夫，完全花在會客上，這些客人各人懷抱自己的願望和理由來「進謁」委員，好給將來的回憶留下一點光榮。這可苦了劉荃，他望着桌子頭上那一小堆名片苦笑。他本想到院子裏去散散步，可是一想，他又停止了，他用一個不自然的姿勢躺在牀上，預備應着「二爺」的一聲報告，好一下子站起來。

夜晚，劉荃應該是自由解放了的，可是，他的腦子還在爲了即將到來的擴大紀念週的「訓話」忙着。忽然，隱隱的有炮聲從遠處傳過來，他推醒了周紋。

「你怎麼還不睡呵！」

「你聽，打炮了。」

「炮聲來送一點『敵後』的味道呢」，說着，她又轉過身子睡去了。

劉荃心裏暗暗禱祝着，側起了耳朵來，睡意完全沒有了。炮聲越近越清晰，他的心情也變得越快樂越活潑……

天剛剛有點模糊子亮，便聽見大門口的衛兵喊「敬禮」的聲音，接着，雜亂的脚步響了進來。

「劉委員還沒起來嗎？」

明明是華縣長的聲音，劉荃猛的一下子翻了起來，忙着穿衣服，心裏想：「紀念週的時間已經到了？」

「劉委員，對不起，敵人替我們下『逐客令』了，真也巧！」

「什麼？」

「沒聽見炮響嗎？敵人又來和我們開玩笑了。」

「沒關係，我們在戰地跑得久了，這算不了什麼。」

「馬子和衛兵已經在大門外等着了，我已經給張軍長打了個電話，他們在歡迎二位，」「騎馬習慣嗎？」他又很關心的加了一句。

「你的客人還不想走呢，我們來『敵後』就是想——」

不等劉荃把話說完，華縣長堅決而又懇求的說：「劉委員賞光，實在不勝榮幸之至，但是，這個担子對於我太重了——還有周小姐！」

劉荃和周紋△帶着尷尬不堪的情緒，騎上了戰馬，在一班衛兵的護圍之下，一步一步向着炮聲相反的方向走去。在極不痛快裏有一點卻使他感到輕鬆：紀念週的訓話總算是脫免了。

4

張軍長住在一個山脚下的小鄉村裏，他們是「台兒莊」時代的「患難」之交。這一軍人從古北口轉戰到××山，每一次重要戰役差不多都參加過。他們既無大功，也無大過，往好處「圓」，可以說是為國辛勞，往壞處說，就是戰績平平了。因此，有人送給他們一個綽號：破氈帽。這意思是說，可以把它戴在頭上，但也可以把它踏在腳底下，反正是揉擦不碎的。張軍長，北方人，也就不缺乏北方人的那點忠厚，誠樸，老實，固執的性子，見了人甚至連句話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然而，對於一件認定了的事情，即使九條老牛也牽不回來。就是這樣。可是他有幾點長處是別人做不到的。他愛窮苦的老百姓，因為他自己就是窮家出

身；他溺愛他的士兵，溺愛得出奇。就是一個三等兵，也可以直接找軍長，在外邊碰到，像小孩子見了慈母一樣的哼唧着拉住他向他要錢花，他每次出門總是帶着兩口袋鈔票的，有時分散完了再有「孩子」向他糾纏的時候，他便一面笑着，一面逃跑的說：「沒有了，沒有了。」

「軍長開條子，開條子，」他被捉住了，便被迫着還債似的從軍服上邊的小口袋裏掏出一個小日記本來，揭下一張頁子，用鉛筆在上面虛晃着：「多少呢，五百吧？」

「不行，不行，一千！頂少一千！」

「壞傢伙，」他笑着把條子舉起來，那個「孩子」把脚一翹，一把掠過去笑着跑了。

也常常有弟兄們拿婚喪的名義向他要數目很大的款子，也許是欺騙，但，不管是真是假，他總是斟酌路程遠近發給他們，從來不給他們失望。他這麼愛他的「孩子」們，他們自然也很愛他。他的這一軍裏沒有一個逃兵，請假回家的到時候一定回來，就是打仗落了伍，受了傷，一時掉了隊的，千山萬水，天涯地角，不論隔多遠，多久，早晚一定尋摸着來歸隊。然而，從這裏邊也就發生了毛病，營長團長可以見不上軍長，而一個小兵則隨時可以進

去，他們有時不一定服從直接長官的命令，因為他們有一個撐腰的「母親」。這樣組織一個和藹的大家庭倒是很有點一團和氣的氣象，但打起仗來就有點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所以大家對張軍長的評論是：他是一個老好人，帶着一個舊腦筋，但不幸，現代的戰爭卻是機械化。

劉荃和周紋，帶着一點懷舊的友情，騎着大馬來會的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抗日的將軍。

他們被招待在三間方磚鋪地的招待所裏。一位名字叫做查燕士的副官處長奉命招待他們。他也是河北省人，同劉荃是老鄉見老鄉。問寒向暖，招待得很周到，也很親切。

「我們的軍長太古板，不甚應酬，請多多包涵。」查副官長一見面就這麼說。

「老鄉，不要這麼客氣。」

「還有，我們的軍長最怕見『新聞記者』，」查副官長說着，向劉荃臉上投去了一個試探的眼光，把「者」字挑在舌頭尖上，有點諷刺，有點輕蔑，又有點害怕的意味。

劉荃的心立刻像被刺了一下。他猛然想起了剛剛他們被歡迎進進村子的時候，聽到幾個副式樣的人物用着一副別有意味的神情彼此偷偷的交談着的那一聲：「新聞記者……」

「唔，在××我是『委員』，到了這裏，又變成『新聞記者』了。」劉荃心下不快的想着。

「這也不能怨我們的軍長，因為我們這一軍的名譽叫『新聞記者』『糟場』壞了。」他們恨「新聞記者」，卻又怕「新聞記者」，不幸劉荃他們，又被當做了「新聞記者」，雖然有一點不同。

當晚，張軍長歡宴「貴賓」。沒有一個陪客，沒有那麼多的「吃一看二眼觀三」的永遠上不完的菜。飯桌就擺在他寢室外邊的一間大辦公室的桌子上，在還沒有坐下去之先，張軍長致歡迎辭似的開了口：「我從來不見『新聞記者』，可是，劉先生和周小姐，你們太好了，人和人不同。」

他看到劉荃站在靠壁的一張長條桌子前面檢閱那長長的直的行列，便慢張張的解釋着：「一個老上司送的，可是我一本也沒有看。畫報有時翻翻，看小人頭。」說着，天真的笑一笑——一個忠厚人賣俏的笑。

「你們要，請隨便檢，反正是空擺設。」

菜，擺上來了，他問客人：「喝盅酒？可是我不能奉陪。」

「我們也不敢喝。」

「好，那麼我們就吃起來吧，看這油餅是那個樣子吧？這個家鄉廚子一直跟了我十多年。」

「王誠！」他叫了一聲，一個小勤務兵跑了過來。

「咱們那一罐豆腐乳呢？」

豆腐乳來了。

過了一小會兒，他又叫：「王誠！」

「什麼？軍長。」

「咱那蝦乾呢？劉參議上回送的。」

「蝦乾？什麼時候送的？」小勤務仰起臉來皺着眉作出苦想的樣子，然後吃吃的回答：

「是幾時的事？恐怕早沒有了。」

「沒有了？」他漫然的說着，小勤務早已經不見人了。

吃過飯以後，大家坐在燈底下吃茶，彼此沒有話說。張軍長雙手搭在膝蓋上，胖大的布軍裝，風紀扣沒有扣，領子向兩邊掀裂着，頭向屋頂仰着，眼光淡漠無告的樣子，看起來叫人發愁，自然而然的興起一股哀憫的感情。

劉荃開始問起戰事的情形來。

「唉，我在前方打仗，有人卻在後面大罵我。」說着，把他那大身子移到書桌前面，一下子從中抽出一本書來，打開它，送到劉荃和周紋的臉前：「你們看。」他的人又回到了他原來的坐位，他原來的老樣去了。

「常敗將軍張榮國！」

一觸到題目，劉荃即做出一聲驚呼，接着搖起頭來。其實這篇文章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讀它了。

「這樣無聊的文章可以不把它放在心上。」

「我知道，我在××得罪了這位『新聞記者』，前些天我到××去，他又遞了片子來見我，說要解釋解釋，我說，還解釋個什麼希，就把片子給他退回去了。所以，我很不願意見

「新聞記者」，可是——」

「可是？」

「不能比，不能比，劉先生，周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好人，」他的臉上像被陽光照着似的，馬上有一種溫暖和亮光從微笑裏透露出來。

「我可以寫篇文章表揚表揚你的作風。」

「我又有個什麼『風』可以表揚在報紙上去呢？」

「你愛士兵，愛老百姓，樸實，始終釘着和敵人作戰。」

「這太感謝了，太感謝了，給我洗洗泥，」他歡喜得孩子似的，站了起來，彷彿經劉荃這麼一提，他才想起自己有這多好處。可是轉眼間，他的臉色又黯淡了下去，一種猶疑在他臉上徘徊着，最後，終於又晴朗開來。

大家把話頭轉移到前年的「台兒莊」戰地的回憶裏去，彼此感到一點友情的溫暖。

九點鐘了，劉荃起身告辭。

「慢走，慢走，」張軍長慌忙跑到裏間裏去，一轉身，抱出了兩個罐頭，兩聽香煙

來，一勁的往周紋的手裏塞，口裏囁囁的說：

「這是朋友送我的波蘿蜜和炮台煙，我又不吃這玩意兒，已經放了好久了。」

他倆望着他那誠懇的樣子，又彼此望了望，把它們接了過來。

第二天早晨，劉荃正在吃早點的時候，張軍長來了，一進招待所就關心的問：

「昨天夜裏睡得好嗎？有沒有蚊子？」

他的眼睛到處察看着，好似在牀上發現了什麼，走了進去，溜了一眼，然後用手摸一摸

牀緣，說：「怕有臭蟲吧？」

「張軍長，沒有。」周紋感謝而又感動的搖一搖頭。

「點心吃好了，走，我們出去走走。」

三個人走出了東寨門，後邊跟隨着幾個衛士。

「那個大場子上好多的弟兄呵。」

「他們是在歡迎你們二位。」張軍長想笑出一個狡滑的樣子，結果卻變成孩子氣的了。

大隊的眼光向他們這邊注射過來，他們的步子向着大隊移去。

「立正——！」

一聲口令之後，一個長個子上校跑過來向張軍長報告了人數。

張軍長把他那肥大的身子移到了那個土台子上去，後面遠遠的一連青山給他做個背景：

「衆位弟兄，我來給你們報一個喜信，××戰區司令長官派劉先生看我們來了。這位劉先生，」說到這兒，他把頭轉過來望了劉荃一下，又接下去：「這位劉先生可不是稀鬆平常的一個人，他是——」把大拇指豎立起一搖：「他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全國的人，那個不知，那個不曉！他的筆桿可厲害的狠呀！你們一粒子彈只好打死一個敵人，他的一枝筆可能一下子『橫掃千軍』！」他越說越高興，他很滿意自己用了這麼一個美好的字眼似的。

「他是我們『台兒莊』時代的老朋友，老恩人，以後，你們更應該拼命打仗，劉先生會把你們的功勞寫在報紙上面去，叫天下人都看到的。還有他的夫人周小姐，人家撤下舒適的小姐生活，到前綫，到敵後，冒險，跑路，你們說勇敢不勇敢？」張軍長停住話等着回答。

「勇敢！」一千多個聲音做成一個聲音。

「辛苦不辛苦？」

「辛苦！」

「我們好比是一個球，他們來給我們打氣，好，我們歡迎這兩位打氣的能手。」

張軍長走下來，劉荃帶着心跳登上了台子去。他向黑呀呀的人海裏投了一個眼波，立刻又把它移開，投向了正前方。他覺得無數的眼睛和無數的心在向着他投了過來。他講了十分鐘的話。大意是：「X司令長官很關心你們，兄弟就便向諸位致一點慰勞和敬意。諸位連年苦鬥，出死入生，這種犧牲精神是多麼偉大呵。」最後用「諸位的槍桿，我的筆桿，緊緊的連結在一起」結了尾。

當他在台下有工夫回味一下他在台子上所講的那些官話的時候，心裏馬上難過起來，像一個欺騙了一羣孩子的騙子良心發現了的那個樣子。

周紋小小的身子站在台子上去了。她把應用在羣衆場合裏的那副沉着態度和堅實清楚的嗓音又搬出來了。

「我不會講話，我來給大家唱一只歌。請「稍息」。」

她用手摸了一下風紀扣，然後吊了一下嗓子。

台下有咳嗽的聲音。有的在整衣服，有的在整姿勢。

「風在吼，

馬在叫……」

全場子立刻啞然無聲。一個一個的人呆呆的站在那兒，涎着臉，流着口水，伸着長頸子，所有的精力全灌注到臉上去，而又找到了一雙瞪得像銅鈴的大眼睛，做一個放射的洞口，把千百條身子和千百顆心融成的兩注精華射到了台子上她的嘴角上去。

她的頭髮在飛舞着，她的衣服角在飛舞着。當她的聲音一點一點的提高的時候，她的人彷彿也慢慢在往高處升，她的脚尖再提上一點點，就要逐着聲音飛向高空去了。流水調子，流水一樣的從她的口裏噴放出來，帶着一股活力活潑潑的向每一個耳朵，每一顆心裏灌去。劉荃的心裏，忽嚙一聲有什麼東西倒了下去，這聲音像一個囚犯被開釋的時候，鏗鏘落地的聲音。

歌聲戛然一聲截止，一千多士兵仍然呆呆的站在那兒，仰着頭，紅着臉，直着脖子，流着口水。半分鐘以後，才來了一陣騷動，「再來一個！再來一個！」然後，這麼嚷了起來。

白雲又開始在飛，熱風又開始在吹，人，開始在用手巾揩他們臉上的汗了。

一聲「立正」把他們送走，劉荃回頭望了望跟在身後的衛士們和那黑呀呀的人海，他馬上覺得他同他們之間的距離遠了，一步步的遠了。在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咀嚼着「台兒莊」戰地生活的往事，那時候，他同周紋（那時候，她是他的「同志」，而不是什麼「夫人」）還有另外十幾位同志在炮火下，在戰壕裏，熱情的工作着，在戰事停止下來的時候，他（她）們去和弟兄們混在一起，給他們唱同樣的歌。記得有一次，是秋天了，另一個戰地上，他們在曠遠的郊外裏，在颯颯的秋風裏，放起野火來，對着火光，她（他）們唱：「風在號，馬在叫……」，那時候，那時候他是一個救亡團體的一份子，今天呢，他卻是××戰區司令部長官祕書，而且在別人眼裏的「欽差大臣」了。多麼悲慘，又多麼好笑呵。

晌午，張軍長來陪他們吃午飯，還帶了一個大本子和幾張勝利品的照片來。張軍長把那本記載着陣亡將士的大本子打開，用了一個老實人分辯冤枉的樣子指給劉荃：

「你看，××一役，將官犧牲了一個，校官犧牲了八九個，那位『新聞記者』還罵我不戰而退。」他又把那張可憐的臉子仰了起來。

劉荃又重申了他那爲他「洗泥」的諾言，並且答應把這幾張照片刊到報紙上去。

飯後，張軍長說××師的汪師長有電話來，歡迎他們，並且加以勸說：「辛辛苦苦不容易來一趟，那些弟兄在盼望你們二位去看看他們，反正到××也恰好要路過那邊。」

在起身的前一刻，查副官長送來了一大包禮物，他說：「這是兩牀羊毛軍氈，是美國貨，慰勞品，軍長命令我送來慰勞劉祕書和周小姐；另外一點點的錢，軍長說，送給二位路上隨便買點東西。您看，這樣一個窮山莊子，買點禮物也買不到。」

「那可不行！」劉荃和周紋一致很堅決的說着，把包子拾起來往查副官長手裏推去。

「這是軍長的命令！我不敢！」

正在一推一讓的時候，張軍長送行來了。

「好，軍長來了。」查副官長說明了這情形，張軍長笑了。

「好，錢，拿回去，把氈子打在馬上。」

張軍長送他們出了寨子，又親手試一試馬蹬的長短，然後問：

「馬子老實嗎？」

馬子搖擺幾下尾巴。

他們兩個在兵馬護衛之下快到××師師部那個村子的時候，遠遠的望見一些武裝的人影往這兒移動，他們便下了馬。果然是汪師長和他的高級幹部郊迎來了。汪師長，還是他那個光頭，瘦巴，土氣而又沉默的老樣子。一路默默無言的進了村子，有幾個副官模樣的人們在往這邊巴望，一看見他們到了，轉身往回跑：「新聞記者來了」，劉荃隱約的聽到了這樣的一句話。

他們被招待在一個農家的前房西間裏，黃泥巴牆，門上貼着的「半是主人半是客，也藏來耜也藏書」的大紅春聯，已經褪得白慘慘的了。負責招待他們的是一位少壯派的參謀，山東人，曾經在大後方受過訓，大約因為他見的世面大，就變了師部裏的外交家了。他常來陪他們談談，這是他的責任。

「我要攀一下『老鄉』，『直，魯，豫』，哈哈。」

老鄉就應該親熱一點，可以無所不談；老鄉就應該隨便一點，招待不週的地方，可以加以包涵了。

「我們的師長簡直是一個『大姑娘』，不敢見生人，這也難怪，一個大字也不識，從小兵升到師長。」

他這些話的意思，雖然是在替他的長官不善應酬做個遮掩，可是，在劉荃聽起來卻覺得微微有點刺耳。他大談文化與抗戰的關係，往往搬弄些名詞，張三的帽子按到了李四的頭上去。

「呵，新聞事業太重要了，新聞記者是『無敵』之王！」

「廖參謀，你談一點作戰的事情給我們聽吧。」

周紋的話帶一點刺。廖參謀的神氣表示着：「這些事情還用到說嗎？」

於是，他便從戰前的××之役，到最近的戰況，從「狗吃大炮」的故事，到「千人針」，「小棺材」，滔滔不絕的說了個痛快，結論是：「抗戰必勝！」

晚上，汪師長開了他的河南土戲——高台曲，來招待客人。大場園上，大月亮底下，坐滿了士兵和整個村子裏的男男女女。動手動脚的胡調，哼哼唧唧的色情，赤裸裸的映到人眼裏，一句句打進人心裏，呵，真要命呀！戲開場了一會兒以後，有一位摩登太太偷偷的溜到

女人隊伍裏去，有一個衛兵給她安了一張椅子。許多人都向她投過眼光去。她裝做什麼也沒有的把臉仰起來對着台子。可是，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她卻偷偷的把眼睛轉向他們這邊來，特別在周紋身上打轉，不願離去。她，還有另外一些，今晚來到這裏，目的不一定在看戲，這些戲對她（他）們已經不新鮮了……

「師長來看祕書，」第二天清晨，廖參謀進來報告。

「祕書和周小姐，睡得好嗎？吃得好嗎？」

「太麻煩了，謝謝。」

軍長昨晚和今早來了兩次電話問二位的起居，軍長說：「劉先生周小姐，都是享福慣了的，可不能叫人家受委屈呀！」軍長這麼命令我，我怕——」

「汪師長，我們離開××縣的時候，那附近正有戰事，現在……？」

「現在還在打着，而且往我的防地上移來了。」

「那麼，我們到前綫去看看好嗎？」

「那，那我可不敢答應。我們是在戰場上混慣了的，命不值錢，你們二位，就是住在這

裏我還有些擔心呢！」

劉荃知道再要求下去，只是給汪師長增加不安，也就不再開口。這樣，也就只好悶在這間小屋子裏，你看我，我看你，再不就是聽廖參謀的漫天飛了。

次日下午，劉荃開口辭行，這可把汪師長急壞了，他跑出來懇切的挽留，說：「有什麼招待不週的地方，務必請求原諒，祕書從軍部起身的時候，軍長有電話來說：『劉先生和周小姐倒到你那裏去住兩天，要好好招待呀！』兩天還沒有住完，知道了會怪下來的！」

「明天不走也可以，但我有一個請求：那個人吃飯用不到那麼多的菜，再說，我們又不會吃酒，菜一個一個的上，也太費時間，太麻煩了，而且，一天吃四頓，有點不習慣……」

「是不是菜太不可口？」汪師長多了心。

「很好，只是太多了。」

晚飯果然變了方式。酒取消了，菜一起擺上來，仍然是滿滿一桌面，而且更加精美了。可惜他們的胃口已經閉上了，只是用筷子點點這樣又動一動那樣的。這又惹得汪師長出來了

一趟：

「菜，一定是不好吃；不的話，爲什麼原樣來，又原樣去呢？」

臨離開的早晨，爲了兩件事他們又和汪師長起了鬥爭。一件是，他們想賞勤務兵一點錢，可是沒有小票，就把一百元的大票交給廖參謀請他調成小票，結果是大小票一齊拿了回來。他們提出抗議，爭來爭去半天得不到解決，急得劉荃紅着臉說：「這簡直等於侮辱我！」這一句話算是給他爭到了勝利。

另一件是他們要騎馬，汪師長卻非要他們坐山轎子不成，而且是八個人輪班抬。各有各的理由。劉荃破命說不坐，因爲兩個人抬一個人覺得不舒服，汪師長說，山路騎馬不方便，這是「軍長的命令！」這一回在汪師長堅不讓步的情形下，劉荃也只好屈服了。

山轎子在四個肉肩上，忽擲忽擺的，布棚子的兩個生風的翅膀，催人睡眠的輕聲的響着，雖然疲勞得那麼厲害，可是劉荃他不能這樣舒服的睡去。當着他的脚高起來和頭平行了的時候，他知道這是在往高處爬，當他的身子被聳起了來的時候，他聽見轎夫的脚蹾蹾的滑下石階的聲音。有時走在一條一尺寬的小徑上，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懸崖，電線扯起天橋，流水在自鳴得意。山崖上殘留着鬥爭的標語，而十年的內戰帶走了這山窩裏的男人和幸福，

把一些傷心的故事和慘酷的記憶留給了老老少少孤苦的孀婦們。

那天山中旅途的生活，那七八個奉命保護他們的衛兵，給劉荃添了許多不安和不快。對他們那麼過份的恭維和逢迎，歇腳住宿的時候對老百姓卻擺出那樣一副威風和氣派。

他們終於到了這「敵後」的中心，他們最後的目的地——××。這本來是一個山寨，叫×軍盤據了很久，後來被國軍打了下來，爲了紀念一位將軍的「功勳」，就把這個寨子換上了他的大名。顯然敵人到過這裏，寨子裏的房子多半殘破了，焦黑的磚瓦上寫着一段傷心的遭遇。漫山裏星散着茅草棚子，一切的活動在裏邊進行着。

他們被安排在一座「迎賓館」裏，叫做「迎賓館」，其實是一座其大無比的大草房子，當中一條長的人行道，兩邊的房間像蜂房。這些房間裏住着來自各地的各種身份負着各種任務的嘉「賓」，副官們勤務兵們，裏裏外外的奔忙着，嗡嗡的聲音從每個蜂房裏響了出來。

經過了這二十多天旅途的勞頓和優渥的招待，他們的人都變瘦了。劉荃，吃了那麼多的好東西，臉上生的不是肉卻是骨頭，看上去，說三十歲，別人會想：「十年前吧？」周紋呢，帶上了那個黑眼圈，枯瘦使得她本來短小的身子更加短小了。他倆個正在同病相憐，每

一個都在瀉肚子。

最叫劉荃担心的還不是病，而是周紋的性子。暴裂開來那可够受的。這幾天已經有點兆頭了：

「鬼領着到這麼一個『敵後』來！」

「真是鬼領着！一個人是沒有生着先見的眼睛的。」

「沒有碰到敵人的炮彈，而『鷄肉魚蛋』卻比敵人的炮彈更可怕！」

她向劉荃提出了兩個條件：第一，她不再參加任何宴會場合；第二，在這裏停兩天就走。最後，她這樣結束了她的話：「兩天以後你不走也可以，那是你『劉祕書』一個人的事！」

當天晚上，劉荃去見了剛剛視察歸來的×主席，第二天晌午他單身獨自去赴主席的盛宴。起身以前，先到毛廝裏去蹲上了半個鐘頭，皺起眉頭跟着一位副官走進了省府的大門。會客廳裏人已經不少了，劉荃一到場，大家一齊立起了座。

「我來介紹。」×主席一一的點了一次名，名字上還加了官銜。劉荃一勁的點頭，他一

個也記不住，但他知道什麼祕書長，參謀長，省黨部主任委員以及所有的廳長都在這兒了。主席兼總司令是一位名將，但在他臉上找到的，敦厚卻比殺氣更多。他不大講話，黑黑的，胖大的，坐在那裏像一座山。

「劉先生，你的光臨給我們帶來了無上的鼓勵，也請把這邊的東西作爲一點禮物帶回去。」

六十多歲的祕書長，鬍子一翹一翹的，話頭從口裏吐出來：

「來，共乾一杯，祝劉先生偉大的成功！」

全桌上，只有丁參謀長是熟人，也只有他最活躍，戴着他那兩顆金星，他的英氣有點逼人。劉荃的肚子隱隱作痛，咕嚕咕嚕的響起來，有一種下墜的感覺。他強提住氣，忍耐着，警告着自己：「千萬不要鬧笑話。」

他聽着了參謀長講着戰略和戰鬥的情勢。看着他的英武的神氣，一個回憶來到了心上，一時，他又回到前年春天的一個雨夜裏去：他們二個人（周紋也在內）在炮聲轟轟中，冒着春雨，一步一滑的去找總司令部，摸黑了，才帶着一鞋底厚泥巴和一個個濕淋淋的身子把雨

天的黃昏帶到了兩間茅草屋子裏去。屋子裏有燈光熒熒，多溫暖呵。一個年青的將軍，肩牌上閃着兩顆金星，他爲他們生了一盆炭火，然後，喝着清茶，指着牆上軍用地圖的紅箭頭講說着戰局的大勢，窗外有嚶嚶的炮聲，也有淅淅的細雨聲。

「我的三萬人擺在這裏。」說「我的」這兩個字時，他臉朝着天，那種英雄的氣勢表露得那麼鮮亮動人。

一下子，那兩間小茅草房子，那燈光，那爐火，那春雨，全沒有了，他又看到這一桌子陌生的面孔，這時候，一種宏亮而決斷的聲音從了參謀長的口裏奔騰出來：「敵人如果敢來碰一碰，我一定叫××山做他的棺材。」

吃過這樣一桌大宴席，也可以說是用筷子虛點過幾十樣名貴的珍品以後，他匆匆的辭去，幾乎是小跑的回到了「迎賓館」，一面鬆着腰帶，一面往毛房裏跑去，他實在再也忍不住。

當天下午，他接連接到了一打子請帖，他拿着它們，疊在一起向桌子上扔打着，心裏在發愁。這簡直叫做要命！他想像着那未來的場面，他也預約了這些場面上的痛苦。他知道，

秘書長會告訴他一些施政方針，和五年計劃；主任委員會告訴他黨務的重要及發展的情形；民政廳長會向他誇示那「教，養，術」三位一體的偉大創舉和試驗的結果；財政廳長會向他報告收支的數字和經濟戰鬥的猛烈；建設廳長會來一套公路延長了多廿里，在黃水吐出來的地面上新建了若干房舍；而教育廳長呢，一定不會放過什麼搶救淪陷區青年呀，增設了幾所臨時中學呀一類的。因為他在主席大宴的桌子上已經紛紛芸芸的聽出一個一個「冒頭來」了。

越想越傷心，越想越害怕，他的肚子又加劇的痛起來了。

兩天過去了，應酬卻還沒有完結。劉荃心下焦急得很厲害，他看看周紋那個臉子，想想她的限期。下午兩點鐘，他從粟廳長的宴會上回來，看到了桌子上的一個字條，一張請帖。「唔，天修來過了。」他自言自語的這麼叫了一聲。這是幾年前×學校裏的一位同學，河南人，曾經幹過七八年五科科長，抗戰以後，流亡出來，在××碰到了，憑劉荃的一封介紹信，他來××得到了一個科員的位子，他是够够朋友的，在學校裏的時候，每逢禮拜天，他家裏便成了同學們的娛樂場，四個人一桌小「麻將」，卻有八九十個人圍着，太太，小姐，忙着做飯招待這些「忙人」。

他正在一面想着，一面把身子倒到牀上去舒坦一下，門子輕微的響了一下，一個陌生的小姐走了過去。他剛剛直起身子來這位小姐已經「劉老師，劉老師」的叫着笑着跳到了跟前。

「畢柳綺！」劉荃叫了一聲。她的這位一別數年（戰前二三年她就離開學校回到她河南××的故鄉去了。）的女弟子上頭撲面的不知道怎樣表示她的親熱才好！正在彼此打量着對方的時候，她才發現了躲在另一邊牀上的周紋。她楞了一下。劉荃趕快來介紹。

「我爸爸剛才來過一趟，說劉老師出去了，他在家裏陪客人，叫我來請劉老師和師母。」

「走」，劉荃整了整軍裝，回頭望了望周紋。

「你一個人去好了！」

「師母一塊去。」

「不，謝謝，我不大舒服。」周紋又拿出了她的假嗓子來。

劉荃仰制着故人重逢的快樂，帶着一種不祥的感覺同他的學生一前一後的出了「迎賓館」的大門。

畢柳綺一路上不住嘴的談着一些往事，報告着同學們的消息和她家庭裏這幾年來的變

動，恨不能把別後幾年來的事情一口氣說完它。顯然，她太興奮了，雖然已經是一個成年的小姐了，可是，仍然是一個孩子。最後她笑瞇着眼睛問：

「劉老師，俺師母好年輕呵。」

他被領進了一個小門樓以後，畢柳綺便一面叫着「劉老師來了」，一面放開快步往屋子裏跑。劉荃還沒趕到房門口，他的老同事——畢天修，就跑來用快樂得發抖的手握住他的手，一勁的上下亂擺了。

「這是我的老朋友，長官部的劉祕書，這次奉長官的命令來我們這裏視察。」
他眉飛色舞的這麼向他的上司，什麼科長，什麼祕書介紹一過。

「今晌午是粟廳長請你吃飯吧，我不知道，不然，我可以改一改日子。」
他又繼續的說了這麼一句，然後入席。

雖然是在家裏，菜卻是從館子裏叫的。好豐盛呵，這一頓飯看來得去他一個月的薪水，說不定還不夠呢。

「老兄，你算成功了！」他舉起了杯子來，望着劉荃，然後又轉向了他的上司們，臉上

的光彩在流動。

「可是，你比從前更瘦了，本來是麼，地位一高，辛苦也就更大了，哈哈，喝酒。」

「老兄你這一到，可給我們增加了不少的工作，廳長今早有命令，叫各科預備參考材料。」全桌子上只有他一個人在說話，這恐怕是他有生以來頂得意的一個場面了。

剛剛喝完了酒，正要吃飯的時候，「迎賓館」裏的那個副官張口子岔氣的一步闖進屋子裏來。劉荃落了色，帶着心跳聽他用着被驚恐嚇抖了的聲音急促的報告：

「祕書，太太中了急病，請趕快……」

不等那位副官說完，劉荃便出了大門跑在街上了。他彷彿早就知道要發生這麼一幕，副官不過是來證實了它。畢天修緊追在他的老同事後邊，氣喘喘的問：

「大概是發痧吧？不礙事，這裏有一家好醫院，一個同事的女兒已經九死一生了，進了院兩天就好好的了。」

劉荃只顧跑着，什麼也沒說，他心裏實在是亂得很。

「老兄，煞到你這樣一個地位真不容易，連我也感到光彩；老兄，同主席和各廳廳長好

好聯絡一下，將來你會知道它的好處。」

他聽到劉荃一聲不響的噓噓的跑着，他不再說話，口裏也只有噓噓的聲音向外發出來。走在路上的人都停下來看他們，他們什麼也不看的跑着噓噓的，大汗把軍衣貼在背上。周紋正在小聲的抽噎着，劉荃一進房門，她把哭聲放大了，兩條腿蹬打着牀板子。這時候，門口裏站上了好些人，在伸頭縮腦的。他跑到跟前去急急的「怎麼？怎麼？」的問着，趕緊拉開她的手去摸了一摸，那個小小的金戒指還安然的在那兒，他的心放了一半下來。

「你肚子痛麼？」他望了望他那條被撕裂成幾段的白襯衫，分散在牀邊邊上，又到處搜尋了一下子，然後回頭向門口一瞥，用了強制的枯澀的聲音向她說：「這是在什麼地方不要這樣子！」

畢天修精靈的見機而退，他閉上了房門，悲壯的心情湧了上來，像預備去赴一場戰鬥。在一陣痛苦的糾紛過去，附在她身上的那個強固執扭的東西遁去了，剩在牀上的是一個柔弱可憐的孩子。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她的嘴搖動了幾下，淚珠，無聲的一顆接着一顆的滾落下來。

「我們走，我們走。」劉荃也把他多少天來心裏的委屈和苦痛化成眼淚流出來了。

夜裏，他們被一種興奮和要去實現一件祕密工作的心情鼓動着，天還不亮的時候，就忙着起來打好那個可憐的小綠油布被捲，劉荃輕輕的開了大門去把昨晚找好了的那個腳伙叫來。剛剛提起行李要出門了，那位副官先生趕了過來，一面在扣着衣服扣子，一面在擦着眼睛，顯然，他是聞聲而來的，驚異佈滿了他的整個臉子：

「祕書，祕書！」

「我們要到××去……」

「那，那」他的頭搖擺，眼睛發直的瞪着那件小行李。

「主席很忙，我們不再去打攪他了，留了一個信辭行，擺在桌子上。」

副官向着伙子搶過了兩步去，但立刻又停住了，呆呆的，在想着什麼。

「那麼，」他下了決心似的：「祕書一定要走，那麼我去叫兩乘轎子。」

「不要！我們不習慣坐轎子，走不多遠就是平地了，那裏再僱洋車。」

他倆在朦朦朧朧裏像越獄的囚犯一樣快步的走着，走到過一家家關住的大門，走過一條

又一條街，雲霧籠罩着這座山寨，連鳥雀也還沒有睜開眼睛呢。

早晨的太陽照耀下的田野是這樣的清新，這樣的生動，這樣的鮮活呵，彷彿第一次感覺到的一樣，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時候，農人們已經吃過他們的早餐下坡來了，坡下的穀子低垂着一個個金黃的大穗子，微風吹來，磨擦出欣耳的響聲來，高粱高挑着頭，在晒紅米，葉子已經「打」了，密密行行的桿子像青青的竹籬，一眼可以望穿得很遠。劉荃撕下一片高粱葉啣在口嘴，吮吮着那點清香味兒。「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周紋的整個身子都被歌聲震動得在快樂的擺蕩。太陽昇高了，他們脫去軍裝，把從路旁小攤子上買來的那個寬邊草帽戴在頭上，風在背上鼓起一個小棚來，兩個大影子，就這樣在中原的大地上晃蕩了起來。他們一天走七十里路，大汗，太陽，和粗茶淡飯，使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健壯了起來。

十幾天以後，他們從這另一條路快接近了長官部所在地的×××的時候，他開始煩心的想到那個「江湖參議」，想到怎樣做報告，想到如何去「報答」那些優渥的招待……。

他的心又沉重了起來。

三六年四月二五日完成

榮報

「不相信嗎？硬是黃澄澄一笄箕金箍子！」

榮報打着光脊梁，坐在一個小板凳兒上，把齷齪的白洋布褲腿向上一撩，神氣十足的申說着。

熊么嫂丟了一個卑視的眼光，打開了她那兩片厚敦敦的大唇，粗聲大氣的嘲諷起來：

「挖出了一笄箕金箍子，就該坐在家裏做老太爺了。」

「么嫂，么嫂，聽話都聽脫了，我不是說過，大轟炸以後塋地上挖出來的東西，全繳到上頭去了；抗戰救國的事情，天理良心；我又是勞動服務隊的一個分隊長……」

他頗爲自得的這樣說着，一道神聖的光彩掠過了他的眼睛。這時候，忽然發現了我的存

在，像天上的星星發現了月亮的存在一樣，立刻把自己生命的光輝縮減下來，換上了另一種正經的神態：

「不信嗎？問問許先生好了。」

「榮報說的這種事情，往年也聽見老年人講過。」豆腐乾作坊的掌櫃的「豆腐乾」，醉裏古冬的，帶點鼻音說着，用手摸了一下鬍子。

「把棺材蓋蓋一打開，人，像剛睡進去的一樣，活栩栩的，一轉眼的工夫，卻什麼都沒有了。你說怪不怪？」說話的時候，他把脖子探出老長，用頭畫了一個問號。

「眼睛還在動呢。」熊么嫂微笑着，像聽了一個神話。「遠一點嘛！把汗水都擠出來了。」她一手把小姪女推開，芭蕉葉在肥胖的手臂下忽忽的響了。

「榮報！榮報！」

一個老年人宏亮而習慣的呼叫，從北屋東間裏發出來。

「來了！」他無可如何的搖了搖頭，戀戀不捨的離開了他的小板凳兒，望了望天上的疏星朗月，最後，摸了一下躺在他身旁的「大黑」，然後捩蕩着身子，鞋底的後跟鏗鏘的響着

走開了。

李甲長眯了一下終日泛紅的眼睛，他太太，那個精明利落的緊湊女人，撇了一下嘴。這個鄉村小院子裏的夜晚，顯然因為榮報的走開而減卻了它的情趣和生動。

「擁抱」，「擁抱」，一天「擁抱」到晚。「熊么嫂的打趣引起了一陣轟笑，甲長太太前仰後合，再也定不住她的身子。

「可是說呢，」熊么嫂的眼睛向四週掃了一下，壓細了聲音很嚴肅的說：「人家說榮報是榮老太爺的兒子。」

彷彿被自己的話嚇了一跳，熊么嫂的臉子沈了一下，但馬上又開朗了，而她的興趣也像被壅住了一會兒的水流，流得更加活潑起來：

「榮老太爺說他有幾個兒子，可是，誰見過來？他的這個寶貝姪子，倒是一年四季跑來跑去，他自己那麼窮，對這個姪子可寶貝得不得了，今天湊幾百塊叫他販洋芋，明天弄幾千塊讓他販香煙，販來販去，把點本錢都販光了，他還是一天到晚，親親熱熱「擁抱，擁抱」的叫喊，不是他的兒子，那個能相信咯！」

「唔。」甲長太太點了點頭，其餘的人都默默的，這默默就是一個滿足。

「斗大的字不知道認識幾個，還要辦什麼學校呢。」

這雖然是一個沒見天的祕密，但在場的人，除了我以外，都預先參預過這個祕密了。李甲長答應把兩間西房借作教室，因為他的兒子憑了榮老太爺的面子進了重慶某機關當了一名工友；「豆腐乾」，他的三畝出租給了榮老太爺，又住同院，自然有一種賓客的情誼，也答應幫忙拉學生，而熊么嫂呢，榮報已經講過，叫「花園」入學校，僅收半費。

雖然這個祕密，說不定明天就要成爲現實，可是這祕密叫熊么嫂一口說破，大家都像聽了一件無稽的新聞一樣의 淡漠。這使熊么嫂有點掃興，恰好「花園」站在那裏打瞌睡，一頭觸到了她的肩膀上，她便毫不客氣的反過手去，啪的就是結結實實的一巴掌，口裏罵着：

「還不去睡，砍腦殼的，看我把你送給榮報去！」

「么嫂，么嫂，什麼？」榮報弓弓着腰，涎着臉子，往這邊跑，口裏叫喊着。

「什麼叫老虎拖去吃了。」熊么嫂綑着臉子撒出了她的流水調子。

「呵，洗個澡真爽快！」榮老太爺，像一支桅杆樣的捩了過來，開敞着的對襟小褂一步

一飄動。

「許先生還沒有睡？」向我打了一個招呼以後，又大聲叫起「榮報」來，彷彿他在很遠的地方。榮報有點不耐煩的把兩個小長方凳搬出來，又忙着去拿那個缺口的白粗磁壺，沒把的小茶杯，萬事齊畢了，榮老太爺把葉子菸裏好，安在那支銅嘴長菸袋鍋上，一支火柴，又一支火柴，最後終於叫他「已」着了，口水流着，卜卜的響聲和菸鍋裏的火星一呼一應着。

我知道我該告退了，有我的存在，會妨礙他們的靈感的。

我的失眠症是很重的，到鄉下來靜養雖然一年多了，可是並沒有好了多少。這時候，雖是回到房子裏躺在牀上了，但院子裏的動靜卻給我一個誘惑，使我隱隱感到一點被離棄的傷感。我很清楚的聽到榮報興致飽酣的快板，熊么嫂的尖酸，偶爾，榮老太爺來一兩聲宏亮的大嗓。我的眼睛不知從什麼時候盯在懸在房子中央半空裏的那個四方花燈上了，這是榮報過年的時候給我紮的，我的心不由自己的想到了至今茫然的榮報的身世，他像一隻瘦狗一樣，到處挨棍子，終於餓到這裏來，靠着伯伯吃碗粗飯，而伯伯自己逃開那個破落而苦惱的家庭，在鄉下租了二三畝田度着這樣清苦的歲月……

第二天早飯以後，榮報在屋簷底下給老太爺洗布衫，布衫本來是白的，可是一把擦下去，水便成了灰色，他赤着膊，弓着腰，像一隻瘦鷄子，汗水從額上往下滴。

「榮報！榮報！」呼喚聲又從北屋東間裏發出來。

「啥子嘛！啥子嘛！」榮報站起來，反感的頓一頓腳，放下手裏的布衫，唉聲歎氣的擰着兩隻像是安上去的胳膊，一聳一聳的走進屋子裏去。這回卻出乎他意料之外，伯伯叫他，不是爲了吃煙找不到火柴了，其實火柴就在他枕頭旁邊；也不是爲了一些繁瑣的事，或是什麼也不爲而單單爲了叫兩聲過癮。榮報一走進屋子，看見桌子上的七零八碎沒有了，紅漆面子像一個髒孩子的臉，突然煥發出光輝來，桌面上放着一張一張寫好了的招生廣告，另外，一個草紙本子傍在一方大硯台旁邊。他的氣消了，臉色舒展開了，用抱歉的眼光望了望伯伯。

這時候，我一步闖進來了。

榮報和老太爺頓然倉惶起來，彼此交換了一個無可如何的眼色。顯然，他們想把桌子上的東西隱藏起來，是已經來不及了。

「又何必這樣呢，」我難過而又可笑的想着。我同老太爺相交一年多了，交情的深厚趨

過了時間，我清楚，保守秘密是他的癖性，有時使平常的小事也蒙上了神祕的色彩；有些事伴他背着，其實都背不住我，我知道，這是因為他有點怕我，更有點愛我；至於榮報呢，那是完全由於他太尊敬我了。

「唔，榮報要辦小學嗎？」我大方而又自然的用話也用眼光詢問着。

「呵，」這聲音像同時從兩個喉嚨裏擠出來的，像一個小偷連人帶贓一起被捉住了。

「榮報呆得太久了，辦個小學是很好的。」

「我就是這麼想。」老太爺像附議一個自己極端贊成的意見，變得極爲快活的說着。

「許先生請坐，許先生請坐。」榮報到這時候才想到拉過一個凳子來，用手在上面擦了兩下子。我開始驚異今天房子收拾得這麼乾淨，對於我的視覺反而有點不習慣了。然而我從這點清潔上面，想到了一個新的生活而爲他祝福。

「許先生是伯伯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伯伯。許先生想，生活這麼高，我伯伯生活又是這麼苦，我每次下鄉來心裏都是很難受的。一個青年人……」

我忽然感到了一陣心酸，一年來榮報在鄉下寂寞可憐的生活影像，一齊又活現在我的心

頭上了。

「許先生多栽培！」說着，把招生廣告拿了一張，雙手捧給我，他站在地上，打着躬，恭而敬之的伸着個長頸子，用乾枯而質白的無神眼睛望着我。

「羣益小學，呵，很好；籃球……運動……」我一邊唸着，一邊欣賞着。

「許先生知道，鄉下窮孩子，沒見過世面，把籃球寫上去，來的人要多些；可巧××院剛搬走，上首就有個現成的籃球場子。」

「要得，要得。」我一面說着，一面笑着。

「許先生知道，我以前在××鄉一個保國民教書，碰上校長是一個惡棍，學期結束的時候，我同他打了一架，他把我的鋪蓋和一包衣服給扣住了。弄得我這樣狼布（狼）不堪！可是，我也搶走了他的一頁大黑板，那麼高，那麼長，」他用手一比劃，「另外還有一個籃球；明天我就到朋友家裏去取過來……。」

這個故事對我已經不很新鮮了，可是，這時候再聽一遍，覺得它很富有現實的意味。

「許先生，請指教，小學教員不是每月可以領八斗平價米嗎？」

「那恐怕市立小學才行；私立小學立了案的大約也可以。」

「一定行，一定行。」他興奮的去擄一擄袖子，發現了自己是赤膊的。

這一次，他沒說空話，離開了兩天之後，他的人回來了。右肩上橫躺着薄弱得可憐的一頁小黑板，左手裏提着一個小白包袱，「大黑」一望見影就匆匆的奔跑，一面狂吠着。

「媽的，噢！」他半嗔半怒的罵了一句，列了一下架子，狗子頓然停住了，搖着尾巴不好意思的溜到一邊去了。

榮報剛一步踏進房門，臉上的汗也還沒有擦一把，便走到我的西間門外，用恭謹裏夾帶着得意的聲調叫了起來：

「報告許先生，黑板取回來了。」

他匆匆的洗了一個臉，便出來應酬着鄰居們，她（他）們先後脚步，已經跟過來了。

「啊唷，今天悶熱得很。」他高興得不知道怎麼好了，他想說很多的話，但是他說出的這一句，決不是他要說的。

今天，他的人整個兒變了。新理了髮，精神煥發，眼神也像枯塘裏灌上了清水。他一直

站在那裏，也忘了讓客人坐下，看他的神彩決不像扛着東西剛走完了三十里路。他當着大家打開了那個神祕的小包袱，一手把一個癩肚子籃球抓起來，「花園」和李甲長的「巴眼子」小姑娘注神的盯着這個新奇的寶貝，口水都流了下來，老半天眼珠都不轉動一下，怕一離開，它便飛去了。他又拿出一件淺藍紡綢大褂，提起來，抖一抖，像一個賣估衣的在兜攬生意，熊么嫂走過去用兩個指頭捏了一下，旋又不屑的一捧：

「榮報，做新郎官也够資格啦！」

「榮報搖擺着頭，再也合不上嘴了，那一個缺縫的牙齒，也似乎很有一點缺陷美的樣子。他忙着把那頁小黑板和那個癩肚子籃球拿到門外去，叫它們負着牆晒太陽，一會兒，他端了一盆水來，用一塊破布在揩着黑板，上面的灰塵和白粉的遺跡洗淨了，它本身的白底子卻露了出來；他解開那條爛皮條，破開肚子把球胆取出來，洗一回，擦一回，然後用口吹一吹，他忘記了頭頂上的大太陽，他在衆人的眼前這麼忙着，很快樂，很滿足，像是一個很大的享受。

當天下午，「花園」和「巴眼子」帶着四五個孩子來報名，剛走到院子邊上，便給「大

黑」攔住，有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嚇得哭了，其餘的，都躲到那一行大樹身後，受着它們的保護。

榮報從房裏跑出來，看到了這情形，一面叱逐着「大黑」，一面叫道：「來嘛，來嘛，怕啥子！」

這些小孩子都是窮家破戶的，終天賣在山野裏放牛割草，或者幫助父兄下田做活；今天他們來報名，是貪圖榮報的小學學費便宜，離家又近，下了課還可以趕回家去做點活路。讀上個一年半載，能够看看票子，記記賬，也就滿足了。其中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因為家裏給他的錢不夠，難堪的落下了眼淚。這個小孩子我們都認識他，在微雨濛濛之中，他常是伴着一條比他大幾十倍的黃牛在山坡上；黃昏已經深了，他才牽着他的牛一步一步的往家走，人雖然小，給人的卻是一個勇敢，獨立的印象。

「沒有錢就不讀書了嗎？」榮報慈悲的摸了摸他的頭把他的名字寫進了那個本子上去。不知道是廣告做得好，學費便宜，還是李甲長肯幫忙，報名的人已經有四十多個，連別的學校裏的學生也來轉學了。榮報高興得不得了，他在計劃着課程的分配：伯伯教高級圖

語，他自己擔任童子軍和勞作……，事情很顯然，他必須再請一位教員。他記起了李甲長說過，他的一位小姨子暑假剛在一個鄉師畢了業，於是，他就請他到她那裏去跑一趟。他去了，但是，帶回來的不是來，也不是不來，榮報急了，硬逼着他陪着自己親身出馬。這次是兩個人去，三個人回來了。這位鄉村師範畢業生——張近芬，很樸素，也很沉靜。她並沒有答應幹，只是借探親來看一看情形，她聽了榮報說破嘴唇的那一番美麗的形容和鼓盪——什麼校址清幽，又有籃球呀，什麼每月可以領八斗平價米呀，什麼教育窮孩子等於做好事，參加抗戰教育的功蹟不下於上火線呀……，他說得那麼好，那麼熱情，拒絕他幾乎是不可能的，或是沒良心的，她不得不親身來了。

剛到不久，他便陪着她參觀教室，參觀籃球場，有說有笑，像一個事業家向人誇耀他無限的前途。

張近芬來到的第二天下午，甲長太太到房間去還給熊么嫂四個盤子，剛剛一進門，便被熊么嫂一把拉住了。

「五嫂，我正要去『擺』給你聽呢，你看榮報……」

說着，向門外探視了一下，這使得甲長太太更加惶惑起來。拉住鄰居的寬衣袖，用說一件嚴重事件的神情和嗓門，她把聲音壓成了啞啞的：

「榮報昨兒向我誇張家的酒席，打着哈哈道：接待新郎官也不過是這個樣子」，「好的在後頭呢」，她又掣了一下對方的袖子：「給她洗洗澡，穿上高跟鞋……」說到這兒，她用力拍了拍甲長太太的雙肩，以後便只聽到哈哈大笑聲了。

那位鄉村師範畢業生，當天下午就走了，榮報心裏難過，他的嘴巴還是硬的：

「就怕老子沒有錢，人麼，挑過來選過去的。」

接着上了一趟重慶，聲言是去辦立案，請教員，而帶回來的卻是教科書和幾盒粉筆。飄飄的藍裏閃白的紡綢大褂，賊亮的黑皮鞋，剛一進門，熊么嫂老遠望見便笑着說：「喜客，喜客」。他抓起一本國語來蹣蹣到熊么嫂臉前去，一面翻着一面誇耀道：「你看，這些圖畫印得多清爽，多好看呀。」

有了學生，有了教室和一張一張的四方桌子，有了黑板，課本，紙筆，有了籃球和籃球場子，有了這一切，於是，也就有了一個正式的「私立羣益小學校」了。清晨七點多鐘，我

坐在外間的一把椅子上享受八月天早上的那一點涼爽，就聽見「大黑」猛烈的狂吠和奔竄的聲音，榮報叫罵着，跑過去抓住它，按倒在地下，一勁用手摩弄它的頭毛，一羣小孩子啞默着，眼睛斜瞟着這隻兇狗，緣着南屋的簷下向裏面走，及到快到教室門口的時候，突然大呼一聲，爭先恐後的擠到了屋子裏去。

從此我便失去了平靜。坐在房裏，榮老太爺洪亮的聲音，榮報喝叱學生的聲音，小竹子教鞭抽打黑板的聲音，不時的傳過來，給我一個騷亂的感覺。榮報滿口的白字而講解起來卻是那麼大胆，給錯誤找到了一個有聲有色的生命。在對學生講話的時候，他特別喜歡用現成名詞：「日本鬼子殺人放火，真是駭以（人）聽聞！」從聲調上聽起來，他講得津津有味，頗為自得呢。

他確實有點自得，就是這點自得，使得他的人也不同了。幾寸長的那支竹根子菸管不見了，嘴上刁上了「老刀牌」，吸煙時候那神情，已經不是爲了消愁解悶，成爲一種光榮快樂的享受了。在先，吃飯的時候，他總是萎萎縮縮的，手裏的筷子老是伸到那盤辣椒或是自己挖來的那樣奇怪野菜——「哲兒根」裏去，當我點着那盤比較「珍重」的菜讓他的時候，他

總是卑微的回答着：「吃嘛，吃嘛」，筷子卻又下到辣椒上去了。等我離開了桌面，他的吃興才正式開始，嘴唇卟卟聲，盤碗碰擊聲，一齊響起來，回頭偷偷的一瞥，盤子裏所有的菜，已經像舐過那麼的乾乾淨淨了。

現在，變得不一樣了。在吃飯桌上，那麼大大方方，有說有笑，有時還發一通叫人噴飯的議論，向我問一聲：「許先生，您看幾時可以最後勝利呢？」他問這一些，意思並不在這一些上，只是在我面前表示：榮報現在變成另一個人了。

這情形自然給了我不少的高興——雖然裏面包涵着一個殷憂。一個人長久的跌倒在地上，讓別人從上面踢過來，踏過去，一旦站立了起來，重新找到了做「人」的自信，這的確是值得高興和慶祝的。榮報的身世，我從榮老太爺的口風裏捉摸到一點點：在鴉片煙燈底下度過了童年，也得到了伯伯的一點教育；後來上過中學，半途中止了。他原是那聰明，熱腸子的一個孩子，有一次，被他母親當頂一巴掌，打得癡癡傻傻的了。

榮報，有一手好手藝，有一顆好幫忙別人的熱心，在他悲哀時候唱出來的歌子，也很叫人幾天感到不舒服，我是很愛他這些好處的。像撫摩一條狗，我知道怎樣順着他的毛把手打

上去。我常常說，榮報如果在我的手下，是很可以做一點事情的。

他很尊敬我。常是翹頭蹣腳的走到我的房門前，先輕輕的叫一聲，然後把門推開，滿臉含笑的打着躬，右手把寫在一張小紙條上的一個「晶」字，或「瑩」字伸給我，左手搭在額頭上，嘴裏噓噓着，彷彿這些字的讀法，就要衝了出來的樣子，加以解說之後，他便「唔」的一聲，然後抱歉的退出去，謹慎的把房門給我帶上去。

離開學的時間越長，他在教室裏上課的時間越少了。不是在院子東邊那一行大樹下教學生用篾片編「小烘爐」，便是帶領着一大羣孩子，轟鬧着到堰塘裏去捉蛤蟆，晚上，還常有幾個附近的學生，跟着這位孩子頭老師，燈籠火把的到處去捉蛤蟆。他叫每一個學生砍一棵不粗不細的小樹做棍子，按照一定的長短，削磨着，把皮打得光光的。每一個人有了比自己還長的一根棍子以後，便在院子裏上起童子軍操來，榮報很神氣的口裏啣着一個哨子，學生也神態百出的故意用脚步狠狠的踏得大地暴跳。忽然瞥見我立在門口，「走，走，我們到籃球場去」，「一，二，三，四」，他口裏的哨子慢慢的把喧鬧帶遠了。

離放寒假還很遠，學生就有一多半不再來上課了。我散步的時候，在附近一座土地廟的

石壁上發現了一行模糊的粉筆字，顯然是小學生的手筆：「榮報和王玉芳用（擁）包（抱）。」從這幾個字裏，我知道榮報又鬧出了笑話，這笑話又是我早就爲他擔心的。他的心是好的，人是可笑的。存心做好事，往往得不到好的結果。王玉芳是十三四歲的一個窮女孩子，臉上的麻子一個連一個的，榮報怕她繳不起費，自己奮勇的費了好大的力氣把她送進了「難童教養院」去，這樣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卻落到這樣的一個下場。我看着這行粉筆字，有點悲憫的苦笑，不知爲什麼，同時也有一股憤恨湧上心來。

不到假期，便有一把鎖鎖在教室門上了。榮報把他的那頁小黑板搬到了自己的屋子裏去，他也沒有忘記他的那個癩肚子籃球，皮條斷了，胆破裂了，再也打不起氣來了。神彩不再在他的眼睛裏了，煙捲不再在他的嘴角上了，一條破舊的灰布袍子，一臉根根豎的疏落黃鬚。「榮報，榮報」，榮老太爺的喚叫又恢復了常態，「來了，來了」，榮報又成了一條夾尾巴狗了。

這時候，一件大事情發生了。重慶警備司令換了新人。這消息給榮老太爺一個不小的興奮，因爲他大兒子的岳父和這位新貴是八拜之交。他得到這消息的第二天便匆匆的進了城，

榮報也一起去了。

約摸一禮拜之後，我正在樹林子邊緣的一條小徑上眺望，眼前拐彎的地方一個人慌慌張張的三步闖到我的臉前，就是一個「立正」。「報告許先生，我大哥做了祕書長；」「要派我做稽檢」，歇了一剎那，又接上去說。

「嗯，」我漫然的點了點頭，一句話也沒有說。當天，這個消息就傳遍了整個院子，大家都在談論着這件神祕的新聞。「豆腐乾」摸着鬍子說：「人是說不準的。」李甲長和太太私下商量着怎麼設法替兒子弄一個更好的差使；熊么嫂口裏唸着：「稽查，稽查；」末了呸的一聲：「牛皮大王！」

榮報差不多見天不着家，一吃過早飯就出去，直到黃昏以後，才拿着一根竹條子踉踉蹌蹌的回來，帶着酒力給他的一點興奮。這時候，大家都在院子裏玩，我也在房門前來回的漫步，初冬的晚上，在鄉下，特別有種清冷的意味。

「榮報，走人戶回來了。」熊么嫂，一看見榮報走進院子，就致歡迎辭似的把打趣拋出去。

「回來了，怎麼樣？回來不得嗎？」一面回着嘴，一面拉過一個小板凳兒坐下來了。

「高粱水好香呀！」熊么嫂故意把鼻子嘖嘖了兩下。

「酒確是不壞，臘肉也很好呢。」說着，摸了一摸嘴巴。

「真是口福不淺呀！」

「這是上天生成的！」榮報說着，把臉轉向了李甲長和「豆腐乾」，訴說着收學費比討債還難，搖了一下那個瘦腦殼。

「可是么嫂，」他的臉子又轉了回來，「那點學費還給不給呢？」

「花園一共沒上了十達十天學……」

「可是，書籍人家未必白給你吧！」

「書本子嘛，我還你。」

「不要書本子，老子要的是學費！」榮報站起來了。

「怎麼，「擁抱」！」熊么嫂右手撐住小板凳，把肉敦敦的粗胖身子也豎立了起來。

「「擁抱」就「擁抱」嘛！」他把雙手一攤。

「你太欺負老子了！」熊么嫂向前一衝，在榮報躲閃之下，她跌倒了。趕忙爬起來，追着榮報，口裏哭淋淋數叨着：「你這個私生子呀，偷女學生的流氓呀……」

這件事發生以後兩天的一個中午，我正躺在牀上閉目養神，「啊喲，殺人了！」一陣狂呼過後，接着咚咚的脚步聲在院子裏響起來，我急忙站立起身子，這時候，我的房門被猛力推開，榮報大喊着：「許先生救命！」一步闖過來，反身破命用力去抵住它。忽忽的粗喘着，像一隻被追急了的兔子，回頭用乞憐的眼光向我一瞥，馬上又轉回去了。

一門，在雙方猛力推拒之下吱吱的響着。

我要走出去，榮報害怕的叫着：「他要過來了，他要過來了！」

我從門縫裏把身子側楞出去，一個瘦巴，高個子，怒氣沖沖的頂天立地的站在那裏，手裏拿着一柄長柄斧頭。這是熊么嫂的丈夫，在附近一個鎮店上混鹽行，是不大常常回家來的。

「許先生，憑憑理，我不在家，同『堂客』扯皮，怎麼還頂着張男人皮嘛！」

「好了，好了，看我的情面，他是一個有口無心的人。」我的心卜卜的跳着，顫動着喉嚨用好話潑他的火。

榮報乘其不備的時候，悄悄的打開了我的房門，身子閃電似的一竄，竄出了堂屋門口。我臉前的這個人，撇下了我，猛烈的追了出去，一面跑，一面叫着：「今天，我非打死你這個流氓不可！冒充稽查東敲西詐，……」

當我追蹤出去以後，腳步聲已經很遠了。最後，我站在一個小山坡上，望見熊么嫂的丈夫扛着那張長柄大斧頭，慢慢的，很吃力的往回走着，而榮報呢，我眼看他最後回了一回頭，便再也看不到他了。

三六，七月十五日於滬。

睡在棺材裏的人

他的眼睛，一閉就是二十幾年，勝利以後沒有多久，像爲了迎接這光明的歲月，眼睛忽然睜開了。

這二十幾年的日子，可不算短呵，經過的事情也真不平常；可是，他的兩扇堂屋門，把世界關在外面了，一條身子白黑不離那口「棺材」，（別人這樣叫它，其實是一個長方箱子，去了兩邊的堵頭，和蓋子，用一牀被單蒙在上面。）簡直是一個「活死人」，把窗戶閉得緊緊的，再掛上一塊黑布，不讓一線陽光鑽過來，他自己說話的聲音低弱而沙啞，非萬不得已他不開口，用手拍拍箱板子，那位第二房太太——一位鄉村大姑娘，便翹頭躡腳的走過來，把身子俯下去側楞起耳朵來。碰上心情、天氣、都很好的時候，譬如夕陽西下以後，偶

爾也到院子裏去散一回步，帶着那副黑眼罩——別人口裏的「驢遮眼子」，眼前一團漆黑，一會工夫，拍拍掌，太太應聲走過來，把他扶回屋子裏去，便唉的一聲把身子躺到那口「棺材」裏去，像經歷了很久的長途勞頓。

抗戰以前大局的苦悶動盪和鄉村裏蠱起的土匪，於他無關，抗戰期間，敵人沒到過他的村子，一切動亂怕驚擾了他似的，讓他這個出名的「活死人」安安穩穩的睡在他的「棺材」裏。因為是「大學」出身，懂得衛生和營養，早晨，儘可能的吃上兩個開水沖雞蛋，菠菜是每天少不了的。他心裏明白，自己的眼病一定有好的那一天，因為這是一種神經性的毛病，十年前就會好過一次，因為離婚——也可以說那位太太在患難裏丟下了他——太久，沒人扶持，他就娶了一位鄉下女人，照他的說法，娶了一個嫖婦，從那以後，重光的雙眼又不見天日了。

這一回，他的眼睛完完全全的睜開了，不早不晚，他的故鄉——膠東的一個小縣城，來了一個天翻地覆！他本來沒有多少田地，可以照舊生活下去，但是，他受不了，他覺得在財產上自己雖是個「窮皮」，可是在精神傳統上，卻是一個富翁，而他寶貝的這些高貴東西恰

成了被革除的對象。

於是，他從故鄉逃開了，帶着一些惆悵，憂憤和一個希望，在今年夏天逃到了這個海濱都市——避暑的勝地來。

他投奔在一個堂妹的家裏。當他一身白布禪褂，鼻梁上架着二十幾年前的那副墨晶眼鏡闖到她臉前的時候，她簡直驚住了！她上下打量着他，臉子依然那麼肥嫩，連一根白頭髮也找不到，像一個在太平盛世裏保養得很好的人一樣。

「啊，五哥，你越活越年輕了。」

他啓開二寸厚的嘴唇，笑一笑。

「你看我呀，快折磨死了！」她感傷的嘆一口氣，裏間裏（一間房子，間成兩間）有哭聲，一陣陣尿臊味使得他不住的哼鼻子。

「海光，給舅舅請安；」她搖動着孩子，「唉，熬到會請安的時候，人……」說着說着，眼淚就想往下淌。

「五哥，這八九年的工夫，你看我成了個什麼樣子！他「大大」（爸爸）在北平做個小

事，我一個人拖着個孩子，一天兩頓黏粥，家裏的一點點東西也快變賣完了，每次想起來……」她訴着苦，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停止下來，用手給孩子揩一下鼻涕，然後用小衣襟擦一擦，最後，向自己的眼睛拭了一下。

「記得當年你終天要人講衛生講營養，可是那也得講得起呀，你看我現在瘦得像個『燒雞』，終天埋在屎尿裏，」說着，她搖搖頭慘笑了。

「你可算個『福人』，打了八九年仗，沒受着一點罪，兒子剛剛功名成就，你的眼睛也睜開了，『待着』當老太爺好啦。」

「坎子在這裏嗎？我特爲出來找他。」

「當工程師了，還叫人家的『小名』，」她微微的責備着：「越長越像你，一道走起來，人家準會說是兄弟哩。」

他摘下眼鏡來，用手巾揩一揩眼睛，眼睛凹陷着，光線散亂，像害羞似的。

「他住在什麼地方？」

「他嗎，他，」疑遲了一下，「他住在『老摩登』家裏。」

像腔底上生了刺，他驀地一下子站了起來，臉上一陣微紅。

「她也在這裏！？」坐下來，重新帶上了墨晶眼鏡。

「她勝利以後就飛來了，住着高樓大廈，汽車，衛兵，××的一等要人呢。」

「……」他用右手摸弄着嘴巴，嘴巴光光的。

「坎子住在……」

「是，承家到南京看一位女朋友去了，才走了不幾天。」

他有點煩躁，站起來想在地上走一走，地方太窄了，不容人轉身，他又坐下來。

她把一把破蒲扇送過來：

「天氣很悶，看你鼻尖上都是汗珠子。」

夜裏，他在地板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自從鬧離婚以後二十幾年來，這可算得頂激動的
一次了。上次的激動裏是一片悲哀，今天夜裏，可以說是快樂的痛苦。他溫習了幾十年來的
生活史，一個希望，一點縹緲的詩意的幻想，在他的心境的領空裏撲搗着翅膀……

「小三（他用十年以前的稱呼，稱呼一個孩子的母親），我急於要見到坎子，你去跑一

蹲，打聽一下他南京的住址，順便說我逃難來了，生活很……」

「阿唷，我這個樣子，怎麼上得去人家的大門台子，衛兵會不讓我進去，說：『那裏來了個叫化子！』」

她口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卻被一股「成人之美」的義氣鼓動着，在計劃穿什麼衣服，怎樣應付衛兵以及見了面第一句話怎麼開口了。

「您爺們十幾年不見了，這麼遠的跑了來，我老着臉皮去攀一攀，怕人家……」

她把孩子「觸」給舅舅，忙着去洗臉換衣服，對於這個神祕工作她有一種興趣似的。孩子認生，看看這一張面孔，嘴唇「蹙弱」了一下，然後呱的一聲哭了。他把他架起來，叫他站在自己的腿上，而叫自己的身子儘量向後仰，把那個衛生鼻孔從裏邊關閉了起來。

她走了以後，他沈淪在一種苦痛而又快樂的期待裏，時間越久，這苦痛和快樂也就越大。他虛擬了許多事情，他既爲這些事情擔心，卻又爲它們高興。

「吶，『老摩登』的情書來了，裏邊裝着兒子也裝着財寶。」她三步做兩步的闖進門來，把一封信往桌子一扔，這才用手巾去拭臉上的汗水。

他一看她的臉色，便心跳起來，把孩子遞給母親之先，在他的小腮上虛吻了一下。

他又看到她的筆跡了，多陌生又多親切呵！信上寫着他們惟一的孩子的地址，還說最近打發人送點錢來。

「想不到，她那麼客氣，去的時候，一路上提心吊膽的。當然不認識了，你們離開的時節，我才是一個小孩子呢。她很關心你的生活，聽說你的眼睛好了，她也很高興，大家都避免談過去的事情，可是口裏不說……」

「我看，她也很痛苦，丈夫雖然在××做大官，聽說又娶了一個太太，想想看，她嫁過以後，男花女花沒一點……」

他凝神聽着她。他的心截斷了二十幾個年頭的歲月，直接到自己的青春時代去。怎樣同她結婚，怎樣供給她由高中而大學，兩個人怎樣為一個抱負而奮鬥，後來，她被捕坐牢，他的壯志也隨着眼睛一起霉黑了，在他被命運按倒的時候，她宣佈了離婚……

他想得很多，連情書上當年戀愛期間的句子也發亮了，他想到在「翰林院」的大梢門裏那一段幽居的生活，同樣的夏天，他教她讀英語，她在桌子上寫「大做」，他在背後給她搗

扇子。當時，兩個人私下想望着，將來能够在××有一方小樓，一輛汽車……現在，他想起這些往事，並不恨她，恨已經沒有了，反而有一股青春之火，在心上燃起了幻想的光，它那麼搖曳，然而卻是那麼神祕。

三天以後，他收到了一百萬元，一套白嗶嘰西裝。他寫了一封回信，央求妹妹再跑一踮腿，這次信是封好了的，她看了看，笑着說：

「我給你們這一對『老摩登』去做『紅娘』。」

像乾河上的一架斷橋，忽然春潮來了，水溶溶流漲，有人試着想把一塊木板搭上去。他的心情就是這樣，老家回不去了，他想重新把斷了的橋搭起來，踏着它度到幸福的彼岸。

所以，當「小三」帶回消息，說是她願意見一見他的時候，他的心像春水裏的小船一樣的蕩動起來。

黃昏剛剛降落，海風便把涼爽送過來，海濱公園旁邊漫長的柏油路上，走着稀疏的行人，兩邊的綠樹柔弱的搖曳着，情人的微語被情風吹碎了，海上的燈塔發出忽明忽黑的幻光。

兩個人在這柏油路上走着，像走在夢裏一樣。他的心潮起伏着，像初戀的青年去赴一個幽會。

「到了，」「小三」很嚴肅的說了一句，用手拉一拉短衫，朝着一個停着小轎車的大門走上前去。托着槍來回着，最後的衛兵攔上走來了向門房指了一下，便放過去了。她在門房裏填好了會客條子，然後帶着他走進了會客室裏去。長條台桌，罩着綠色台布，籐子沙發，夾着小茶几，茶几上坐着綠色的花瓶，瓶子裏有紅色白色的花子；四壁上有名人的字畫，有各式像框鑲着大大小小的照片，他立在窗前，綠色窗簾分掛在兩邊，向外望出去，一片茂生生的草地，像夢織成的，那麼靜，那麼幽遠，回頭，他向照片上尋覓什麼似的一張一張的看過去，終於叫他找到他們的「坎子」，是一幀戴着四方帽子的學士像。他一時弄得很痛苦。字畫是他平生最喜愛的，綠色是「他倆」共同喜愛的顏色，這房子的環境和佈置，不就是當年他倆計劃中的家庭幸福的一個「明日夢」嗎？

他在看，其實他是在聽的。傳達下樓出去之後，他便把注意力集中到耳朵上去。他聽到一隻貓咪咪的聲音，他知道她很愛貓，在北平住家的時候，「他們」曾經養了一個「小花

虎」……

頭頂上的樓板輕輕的響動起來，他的心猛烈的跳響了。他聽見脚步聲踏到樓梯上，一步比一步響，也一步比一步急遽，他搶到門口去，妹妹也站立起來跟着往外走，當這生離並沒有真正變成死別的一雙舊侶，打了第一個照面的時節，她，失了腳幾乎滾到地板上來！

他倆，隔着台桌，面對面的坐定下來了。

「生活還好嗎？」主人先開了口，一種生疏而又親切的聲音又到了他的耳朵裏。他微微的俯着頭，但她從他肥白的臉面上，墨晶眼鏡上，一絲不爽的找回了二十年前的一個影像來。

「聽『三妹』說，你的眼睛完全好了，『坎子』知道了，該怎樣高興！」

他的厚嘴唇搖動了一下。

「聽說你很忙……，」他抬平了頭，正視着她，她低下頭去賞玩那綠瓶子裏的花。

「老了，你看頭都花白了，瘦削了，人，顯得高多了。」

他想着，憐惜的微微的喟嘆了一聲。

「你如果需要工作的話，可以不必客氣。」

「我？」四隻眼睛碰在一起。

大家坐在這裏都很窘，誰也不肯叫一句話觸到「過去」。像一個向人求援的人沒有說明目的便告辭了一樣，他們再也受不住這空氣的壓力了。

「「坎子」的住址你知道了，他想想你得做夢說睡語，給他寫信啊……」

她沒有送客人出大門，便轉身回去了，他聽到她上樓梯的聲音，那麼遲緩而無力……

回頭來，他要見到「坎子」的心更加急切了，他計算着航空信的行程，和回信的日期，每天在門口裏站着，當一個「綠衣人」帶着郵包越過他身邊的時候，他追上去問：「有張鵬程的信沒有，從南京來的？」郵差說一聲「沒有」便匆匆而去，他小聲罵了一句：「混蛋東西！」

「坎子」的回信終竟來了，還要航快，一到手，他急急用力一撕，連信紙上的字也撕破了，他拿着它跑到屋子裏去，口裏叫着「坎子來信了！坎子來信了！」

「給我看看。」妹妹把手伸過來。他把身子往後一躲，「我讀給你聽：

「信收到了，兒決十五號乘機返××。」念完了之後，把信一折，便放到口袋裏去了。一會兒，又取出來看看，鋪到桌面上，把撕破了的對好，再用手把縐摺弄平展，然後，舉到面前，眼睛對着那印在信封角角上的飛機鑑賞個半天，美滋滋的笑着，又把它照樣摺好放進口袋裏去了。

這些天來，他的胃口特別好，手下又有錢，妹妹家裏的粗飯下不得口，他都是偷偷跑到飯館裏去享受一頓。早晨，照例是開水沖雞蛋，把個小孩子餓得小手亂抓搔，他還是安然吃他的。妹妹沒好氣的打了孩子一小巴掌，把他抱進裏屋裏去，孩子沒有哭，她自己倒偷偷在彈淚了。他這種自私，已經成了習慣。病了二十幾年，起先是，別人爲了他的病儘可能供奉他，結果呢，他拿自己的病來要求特殊的享受和幸福，認爲是天經地義了。

吃飽了飯沒事做，就到街上去遊逛，他注意每一個過路的人，說不定「坎子」突然迎面而來。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坎子」。多年不見了，這是父子之情，況且又在大變異，大離亂之後？可是，他的這個想念裏最重要的是，兒子可以給他一個不勞而獲的特別享受和幸福；他 tưởng得很美麗也很天真，他把「他倆」的這惟一兒子，幻想成一道虹，架在天空的兩端，把

他們連結起來……

「坎子」來信上說定的那一天終於熬到了。他一早便穿上西裝，打扮得齊齊整整的跑出去，時間不過才八點，他便叫了一部汽車開往飛機場去，一路上他再三叮囑司機放快一點，答應多給一些酒錢。飛機場上，寂無一人，他，徘徊在草地上像一個心情悠閒的人出來看風景。太陽升高了，他躲在附近一家小食店裏吃茶，特別買了一包香煙，（已經二十九年不上口了）自己吸上一支，抽出一支來讓老板，一面問着：「飛機幾點到呢？」

「那可沒有準，有時一起連着翅膀飛來好幾架，有時幾天不見影子。」

快到黃昏的時候，一輛洋車才把他和失望一起拉回家裏來。他做了一夜惡夢，第二天絕早他跑到街上去買了一份報紙，眼睛恐怖而又貪婪的在紙面上飛掠，最後，並沒有發現飛機失事的消息，這才把心放下來看大大小小的新聞。這是一個享受。二十九年來都是別人讀報給他聽，今天他竟然自己看起來了。

「小三，小三，你聽着。」妹妹正在給孩子弄屎布，不經意的回了一回頭。

「你聽着，你聽着，」他大聲的念起一則本市的頭條新聞來：「本市婦女領袖朱知秋在

市府聯合擴大紀念週對數千公務員講話……」他的聲音由高而低，由慢而快，最後啞然了。他暗暗地慶賀她的這成功，以為這是奔走「革命」，出死入生的一個應有的報答，況且，這成功裏面，還有自己的幾分力量。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被一種力量掀起來了，雖然沒有再去飛機場，可也沒有蹲在家裏，他到大街上徘徊去了。當耐不住悶熱跑回來的時候，他的屋子裏坐着一位客人，在和女主人談得正起勁呢。他一進門，客人站立了起來，嘴唇顫動了一下，吞吞吐吐的叫了一聲「大大！」他的臉紅了，站立在那裏，呆呆的對着這個同樣高低的身量，同樣厚厚的嘴唇，同樣有着凹陷的害羞似的一雙眼睛的兒子，像對着二十年前自己的一張小照。

「看，你們爺倆！」妹妹這一句話，把他們的白日夢叫破了。

「你，你……」說着，他提起一把水壺就要往外跑。

「不，」兒子一把拉住了他。

「昨天的飛機，脫了班，」他抱歉的說着。

「啊，你再不來，快急出「霍亂瘡」來了！」姑姑把眼睛向哥哥一瞥，他很窘而又很

興奮。

「家裏都很好吧？」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他搖一搖頭。

又是沉默，空氣僵硬得快要結成塊子。

「以前常同承家談他的婚事，他到南京去的時候：我說，『你可要給我帶個姪媳婦回來呀，』誰知道一去卻把因緣衝散了！」

「不成，根本不成！貴族小姐，我們受不了！」他本是笑着說的，到末了變得很嚴肅，正經。

「太可惜了，聽說很有錢，我們需要一個安樂……」

「人，不能完全爲了個人的安樂活着，尤其在這樣一個時代，況且，」說到這裏，他從口袋裏取出「駱駝牌」香煙，站起來讓父親，父親擺了擺手，他自己啣上一支，打火機一亮，他的口裏開始冒煙了。

「況且，」他把話接上去：「金錢並不能收買愛情，與其弄得半道分手，倒不如一下手

就慎重……」

父親的心一跳，像揭破了一個瘡疤。

「你這當老子的，聽聽！」妹妹有意無意的插一句嘴。

「家裏的情形到底怎麼樣？」

「怎麼樣？我們當年的『佃戶』和我們稱兄道弟起來了！」

他的臉子忽然暗下來，用左手輕輕的拍着額頭。

「不能老是記住過去，過去的已經離我們很遠了。」

他很驚異兒子的這個見解，對於他漠不關心的表情，他有點，可是，他還是說下惱惱去，那位老人家死去了，那座「祠堂」做了「識字班」，他的話那麼多，不用想它就會自己從口裏溜出來，最後看見兒子用手遮住口打了一個大呵欠，他這才用以下的話結束了他心裏的「流水賬」：

「這些事情你們（用眼掃了掃妹妹和兒子）都不清楚了，離家的時候才那樣小……」

「大姑媽媽家你去過嗎？」

「沒有。」

「趙二表大爺也在××，你見過沒有？」

搖搖頭。

「老門親戚應該這些去請請安，不能叫人說咱沒有禮道。」

他同兒子約定，每天下了辦公，來他這裏，一道去拜會親友。

這，在他是一種樂趣，同多年不走動的親朋長輩們見見面，交換一些感嘆和滄桑的事，同時，聽聽他（她）們對於兒子的誇獎和對他個人前途的祝頌，是別有一番情味的。然而對於兒子呢，卻是一份苦差事！他不大認識這些老年人，對於他（她）們一往情深的往事他聽着索然無味，還往往大生其反感。

「啊，我們門前的那雙『大旗桿』，三十一年六月十三那天夜裏，被一陣妖風吹倒了；二門上那個『太史第』的匾，也被人摘掉了！」

他一面走在往親戚家去的路上，一面對於這些榮華富貴的最後標誌的損折表示了無限的感傷。

「那算什麼，我早想，砍斷燒火是很好的！」

「你會祖父當年那個『暗紅頂子』不是白拾的，他的學問，真是淵如大海，他的詩真到了珠圓玉潤的程度，」「『六淫鬱久病，一杯難忘年！』，」他吟哦着，神情完全浸沈在詩的境界和回憶的大海裏去了。

「你聽，多好：『六淫鬱久病，一杯難忘年！』」

「老大人！不必來這一套『想當年』了！曾祖父有曾祖父的光榮，可是我們相差幾乎一個世紀了！我們應該憑自己的手去創造生活，我，雖然是一個『工匠』，但是……」

他不管這些話在父親心上會引起什麼反應，他覺得他不能再委屈自己，他應該頂撞父親一下，使他有機會反省，糾正，改造一下自己……

爲了情義，爲了責任，兒子每天下午來看他，給他帶點衣物，食品和日用錢來。在這裏一塊吃過晚飯，談一會，他送他回去，一直送到那個停着轎車，站着衛兵的大門口，看他走進去。他悵惘的一個人回頭走，走不上幾步，又返過身來，經過這門前，繞着這方紅樓兜一個圈子，脚步那麼遲疑，他抬頭向院子望去，只見依依的垂柳在晚風裏搖曳着柔情的技條，

這個大院子像一個幸福的夢，他在思尋着它的一個入口。

他在靜悄悄的海濱馬路上走着，回味着一夜晚他和兒子的對話，一想到「那是你們兩位大人的事；可是，過去的就應該叫它過去！」，當時那一陣臉紅這會兒又重新現在他的臉上。他只知道她很痛苦，在愛情上，她等於被棄掉的一隻破鞋，所以一見到他，觸動了懺悔和舊情，使她快成了灰燼的青春之火，冒了一下最後的火頭。（他顯得那麼年輕，而眼睛又亮開了）他了解到這些，所以急切的把兒子叫來，想叫兩個情感在一點上交匯。但是，她另一方面矛盾的，他卻沒有想到；尤其是兒子來了，不但沒有做一條橋梁，反而把飄蕩中的一條游絲給弄斷了。他不能再煩「小三」去送信，他不能背着兒子去進行什麼，但是，他的心還沒有死。

一個黃昏，父親，兒子和妹妹正在外間那盞昏昏的，門燈光下閒談，響了一聲，進來了。一個三十幾歲的農民模樣的漢子，父子兩個怔了一下，女主人微笑着站了起來。

「三姑娘好，我才從家裏來，五相公娘子生了個少爺，托我帶個口信，請三姑娘轉，五相公娘子說：『帶幾個錢來家，』（說着，他「嘿嘿」了一下）我貨辦齊了待不幾天就回

去，……」

「巧極了，這不是五相公，」女主人用眼睛介紹。

「請五相公安，多年不見，認不得了，嘿嘿。」

像一個驚人的新聞一樣，他的心撲通一跳，對着這個「報喜」的人滿懷恨意。他使他想到了老家裏的老婆，想到了那兩三個孩子，想到了二十幾年來不幸的遭遇……

「五哥，請吃紅蛋吧。」

他緊緊的合起那雙大厚嘴唇，嘴角上可以拴住八個「大叫驢」。

三天後的一個早晨，他在一張報紙的第一版上讀到了「××部委員穆天成昨日由××蒞×避暑，夫人朱知秋親臨機場歡迎」的消息，把報紙一扔，將頭俯靠在反扣的雙手上，像要倒下去的樣子……

晚上，兒子來了，把一份××市中的聘書遞給父親，接着解釋道：

「我同我母親都覺得『大大』還是應該做事情，但這並不是說我當兒子的不願意養活老子……」

他無可如何的沉默着，一種恐懼，怨恨，懊惱的感情糾纏不清，如果單獨一個的時候，他一定要大哭一場。在棺材裏躺了二十幾年，又被迫着上前線。這個糾纏不清的感情，一直到兒子送他上飛機的時候，還是沒有清除，最後，他帶着十分悲傷的心情和臉色和兒子握別，他聽着他的臨別贈言：

「世界變了，要摘了墨晶眼睛來看一切了；不能老是念念過去，過去的一去永不再回頭！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要憑一雙手，一個頭腦去開創新生活的道路了。」

他把他的手握得有點痛。他一面快樂地走着，一面在眼睛裏卻幾乎淌下淚水來了。

三六，八月十二日於滬。

噩 夢

他被追迫着到了悲慘頂透的絕境，「呵，這回可完了！」當他給這個內心絕望的叫喊震醒的時候，他的心像悲劇演得正熱鬧時那咚咚緊密的鼓聲。

他的眼睛如同他的意識，還沒有完全睜開，壓在枕頭上的耳朵，泉眼似的，動脈管通通通的激響着。不知是由於難於擺脫還是留戀不捨，他仍然是一半在現實，一半在夢裏。

窗外的街道上，清道夫窸窣的在替睡眠的人們報導一個和平清朗的早晨了；報童，匆促的脚步和自己急速的叫賣聲賽跑似的，叫着叫着，近了又遠了。這種種生命活動的喜悅音響，使他朦朧的感到了自己還是自由的躺在自己的牀上。他的眼睛，一縷一縷的睜開了，黎明一下子撲過來，使他有點受不了似的，微微的震驚了一下。

夢，像暴雨過後的烏雲，漸漸分裂，解體，眼看着慘白，飄忽，終於化爲烏有了。

他整個兒清醒了過來。剛才那點朦朦朧朧「得慶重生」的喜悅，無踪無影了，心跳被一塊石頭壓制下去。一陣賊風從窗戶縫縫裏溜進來，他有點冷的感覺，頭皮緊梆梆的，頭腦子被一個小釘子敲打着似的，一突一突的發痛。按慣例，他是要睡到十二點的，至少也不應該在十一點鐘以前起牀，等他酣眠醒來，太太正忙着做午飯，弄孩子，臉水已經坐在那個三腳的木架上，綸盆緣上的手巾在向他「起來吧，起來吧」的打招呼了。

今天早晨，他不再按着老規矩生活了。他儘管有時間，但他不想再閉上眼睛。他的左眼皮梭梭的亂跳，狠狠的捏起來，擰它，擰得生痛，像一個頑皮的孩子似的，懲罰是白費的，他生氣了，然而恐怖卻更重些。輕輕的欠起身子來，望一望睡在外手的妻子，她睡得那麼安祥，呼吸觸到臉上，有一種酸楚的感覺，他想用手去撫弄一下她披在枕頭上的長髮，但手剛伸出去又縮了回來。他想，今天早上也叫她破例多睡一下，她太辛苦了，她太溫良了，除了分擔他的憂患，還得老牛似的日夜忙着做飯，洗衣服，管看孩子，補破爛，人家的老媽子都比她享福些，可是從來沒半句怨言。「也許她在一個好夢裏呢，那麼祝福她，——」他把頭

偏斜過去，怕呼吸驚擾了她，不知爲什麼，一個曾經聽誰說過的故事，這時候突然來到了他的心上：「一個被敵人追趕了七天七夜的軍隊，得到了一個歇腳的機會，一歇腳，第一件大事就是集體睡覺，派了一個看守兵站在一口大塚子上向遠處瞭望着。他望着遠處活動着模糊的影子，他又望着這些影子變成了人馬，他又望着這些人馬帶起的煙塵，他的心很沉重，他回頭望了望沈睡在幸福中的弟兄們，又望了望越來越近的敵人，最後，他忍心的舉起了槍，向着天空，噼，噼，噼……」

大孩子橫七豎八，以極端自由的方式坦然的睡着，弓起雙腿，一隻手搭在胸口上，身子底下的地板和蓋在上面的被子，在比賽着誰的破縫子更多更深些。「小寶」靜靜的躺在輪子失靈的插車裏，看那樣子，像有一個天使在他的上面輕輕的搵着翅膀。

這一些小家庭早晨的景象，並不能叫他感到安慰和感謝；實際上，他是很難過的。對於這樣一個好妻子，他卻沒法使她好過一點；大孩子已經十二歲了，沒有力量送他進學校，眼巴巴的看着他放野鷹，越放越野；爲了媽媽的奶不够吃，只得用湯匙給這個不滿週歲的嬰兒灌水朗咯啣的稀飯，而他，每次都是嘔吐一會兒小嘴然後避開它，到了後來，一看見湯

匙，便哭泣着撲向媽媽的胸懷裏去，一雙小手開始摸索起來。他想到這種情形，便不由得恨起來，但不知恨的對象是這母子三口，是他自己，還是別的什麼。

抽開支持了好久的右拐肘，把身子放平了下去，他的心已經不那麼狂跳了，胆子似乎壯了一點，像一個困於敵人的戰士發現了自己的隊伍似的。在他正要把拱起的雙腿伸直的時候，左腿肚子突然搖動了起來，那種熟習的恐怖感覺，立刻抓緊了他。惟有他個人才明白，這個信號不但是預報着一個肉體的苦痛即將到來，它常常是一個新的不幸的前哨！他用右手去揉搓那梭跳着的腿肚子，實際上卻像在撫摸着自己的心。而它，一匹不馴的野獸那樣，衝破了環境和時間的範疇，一下子突竄到五年前去了。

一樣的春天，時間比現在早四個鐘頭，別的人們不久將要開始他們活動的白晝了；而他，這個年青的新聞工作者，黑夜剛剛才向他降臨呢。

當他一家三口被猛烈的敲門聲震醒了的時候，這事件的意義已經清清楚楚了。他後悔沒有聽朋友們的勸告，他以爲那不過是謠言再傳播一遍，這個「以爲」，其實是一個硬着頭皮擡下去的藉口。「我能聽見風就是雨的躲起來嗎？我不是信誓旦旦的向我的讀者（他是「讀

者之頁」的編者）宣稱，我一定把你們的心聲廣播出去，去和千萬個心聲交響，一直到我的筆，我的人，不再屬於我自己的那最後一刻嗎？」

他並不怯懦。像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像是有千千萬萬人站立在身後似的，他打開了房門。

一點也沒有錯。像被邀好了的客人準時來訪一樣，他很沈着的站立在他們的面前。

「你是王柯嗎？」

一個翻譯這樣問着，五六支槍口對準着他的胸口。

「是的，王柯就是我！」他的語氣倔強而豪邁。

「那麼，走！」

他頭也沒回的被押解着走了，下了樓梯，才聽到孩子的哭嚎，和追趕在身後脚步聲，剛才，他（她）們還是躲在牆角裏抖成一團的。

他剛進日本憲兵司令部的時候，心裏所繫掛的，倒不是個人的安危卻是家庭將怎麼辦，千萬讀者將斷絕了他們的呼聲，於是，就有一種痛苦使他覺得自由的可貴。

監牢並沒有挫了他意志的鋒銳，他颯強得像一塊冰冷的石頭。

第一次被提出來去審問的時候，他挺直腰板，用一種堂堂的步調向前邁開，他的人本來是相當瘦小的，這時候看上去，卻是很雄偉的。

「你是王柯嗎？」

「是的，王柯就是我！」他的眼光像他的雙腿一樣的強硬。

以後，對於任何一個問題，他都以「不知道」三個字抵過去，同時，莊嚴的搖着他的頭。

「啪！啪！啪！」鐵的手掌打在他的雙腮上，他左右的擺着頭。一個突然的痛楚，之後接着是麻木的感覺，眼睛裏冒火星子，而被打的彷彿不是他自己。

「你說！」

耳朵裏響了一個霹靂，那隻大手正對着他的左腮。在霎時沉默之後，手掌落了下來，他搖搖欲墜的傾斜起身子，終於用意志把它扶了起來，他狠狠的用牙齒咬住腮梆子，用力的吮啞着，把黏搭搭的一些什麼，咕咚一聲嚥到了肚子裏去，有點吓氣，同時有點渴的感覺。彷彿

彷彿有口水順着嘴角子淌了下來，他用手揩了一下，手，像殺了人才放下屠刀似的。

「呵，血！」他心裏叫了一聲，他的牙咬得更緊了。

下一次被傳訊，他仍然以健壯的反抗精神和同樣的脚步走過去，站在他面前的那個人並沒有開口，一開始就用他的鐵掌代替了詢問，他的臉子在左右開弓的鐵掌之下，扣着拍子似的隨着乒乓的聲音擺動着。打人的，打完了，一聲不響的把右手又在腰上；挨打的，第二次被押下去，帶着一個沈默可怕的腫胖胖的臉子。

第三次被傳訊的時候，走起來腿有點戰巍巍的了，第四次被傳訊的時候，他的腿忽然「轉了筋」，以後，只要一聽見喊他的名字，他的腿肚子就「轉」了，老遠老遠的伏在地上，一步一步的爬過去……

他以他的忠貞堅忍換來了一個「勝利勳章」，剛到手的時候，他把它懸在壁上，以淚朦朦的眼睛望着它，像得到了一個光榮的結論。它鼓勵着他，使他更覺得一個人只有在為多數人取勝，為多數人犧牲的時候，生命才得到支持而它的內容才日漸豐富而崇高起來。可是，為時並沒有好久，這個勳章的金光，慢慢從他的眼中黯淡下來，他把它從壁上取下，隨便的

和孩子的玩具一道放在一隻破抽屜裏去了。他仍舊是千萬個讀者的朋友，過着更爲艱苦的歲月，每天下午帶着沈重的心情，堅強的意志，和被鐵掌打成的一個歪臉到報館裏去拆閱那來自不同地方的各種不同的痛切的呼聲，一直到深夜以後，那條倦疲的腿把他拖回這個窮苦的家來，倒在牀上，把眼一閉，和朗朗的白晝告辭……

他胆怯，溫和而又十分耐心的揉擦着腿肚子，他以祈禱的虔誠想使它平穩下來，像一個有理而怕滋事的人急於向敵人求和似的。他的手就是他的心，它所觸到的正是所害怕觸到的。而且，恐怖已經把他的時間觀念攪亂了，這彷彿是五年前又像是昨天晚上的事，印象是這麼強烈，鮮明，說是新生的吧，卻又好似一個已經有些朦朧又被喚醒了的。

這些天，像十五的潮水，風浪洶湧而來了，空氣也頓然緊張起來，像淫雨的天氣，人的胸口沈重而悲憤。許多同業，朋友，都遭到了不幸，這使他把事件看得嚴重起來，不能再以「我什麼也沒有」來辯護自己了。

昨天晚上——彷彿是昨天晚上吧？他剛剛做完了工作，一個朋友到報社裏去給他送消息，勸他夜裏頂好另找個地方借宿一晚。他躊躇了很久，他想到了許多朋友的家，覺得不好

深更半夜去叩人家的門，而自己的妻子卻在留着門等待自己，便帶着恐怖和對途消息那位朋友不滿的心情往回走着，大街冷清清的，崗兵機警的站在路口上，巡邏的兵士在前面走着，皮鞋呱呱的響。他向前照直走，而眼睛卻長滿全身似的。還沒走到大門口，先老遠瞭望了一下，它依然冷清清的，籠罩在一盞昏暗的路燈底下，並沒有一個人站在它旁邊，或隱藏在附近。他笑了。

「8！」當面對着自己的大門口時，他被這一個粉筆「8」字驚得一跳！他端相着它，又對照了一下藍磁門牌的號數，最後「唔！」了一聲，彷彿它從來沒存在過似的。他心上印着這個鮮亮的「8」字，惴惴不安的敲開了寢室的門。但是他並不即刻走進去，他藉着燈光在向門上望着。「你找什麼？」經過太太這一問，他才默默的走進了屋子。

「有什麼風聲嗎？」太太在他臉上瞥了一下，怕冒犯了似的又趕快縮回眼光來。

「沒有什麼！」對於太太的多此一問，他有點生氣的樣子。

「我看不好還是躲一躲……」太太囁囁的陪着小心低聲的說着。

沒有回答，疲勞的臉上帶着嚴肅。他的話很多，他在對自己說着：這些老調，提了只是

令人心煩！遠走高飛，有翅膀嗎？躲，你人躲起來，而一家的生活卻不能躲起來！說到這裏，他向睡態朦朧的兩個孩子和披着破夾袍有點發抖的妻子望了一下，他的心軟了，臉子也放了下來，很溫柔的說着：「沒有什麼，我們睡吧。」

如果躺在牀上，閉上眼睛就算睡了的話，那麼就說他是睡了吧。但是，他的耳朵，他的心是大開着的。他聽着汽車唸唸的聲音由遠而近，截然一下在大門口停住了；他聽見嘍嘍拍門的聲音，他聽見樓梯上有脚步一級一級的踏了上來，他的心追隨着跳動，他想爬起來看看，但他掙扎着沒有動。他又想到他的書籍，他的信件，「它們完全沒有什麼！」可是這樣一想反又增加了不安，好似它們「全有什麼」。末了，他的靈魂又和他的讀者們呼應了起來，在這恐怖^{可怕}的靜夜中，他又聽到了他們不幸的呼號，憤怒的吶喊，他彷彿看到這成千上萬在生活壓榨下的苦難同胞們求生的意志，他愧赧了，最後把自己擬成了爲他們犧牲的英雄，一種悲壯慷慨的情感把恐怖和紛亂鎮壓下去……

他的腿肚子沒有因爲撫摩而軟化，但也沒有更惡化，太陽已經照進屋子裏來，再睡的意思完全沒有了。這時候，他的太太很吃力的微微動了一下身子，口裏沈重而又冗長的歎噓了

一聲，然後睜開了眼睛。她像是不認識這個房間似的，慢慢轉動着眼光到處斜抹，臉上冰冷的既嚴肅又沈默，看樣子，一點聲響就可以把她嚇死。她慢慢兒清楚了自己是睡在丈夫的身旁，而她的兩個寶貝也近在咫尺，她並不會真的失掉他們和她的這份貧困的生活，而卻有一種重新得到這些的快樂和悲哀，她的眼睛裏沁出了一點似墜不墜的瑩瑩的淚珠，她的心跳得還是很厲害，但是蒙在她眼睛上的那一片朦朧，已經像初昇太陽底下的霧氣，開始消散了。

她輕輕的把頭轉向裏廂，發現了丈夫是在醒着，眼光正凝結了似的集中在天花板的一點上，那種去得不遠的恐怖又回頭奔向她來。她的眼睛就是一雙準確的測量器，從臉色上她完全知道丈夫是處在一種什麼情況底下，她一聲也不響的輕緩的舉起了右手，溫柔的搭在他的額上開始撫摩起來。他的頭不自覺的縮了一下，或者是因為她的手有點太冷了。

一會兒過後，她眼睛詢問似的盯着他，嘴巴蠕蠕的動起來。

他立刻回答了一副嚴厲的目光，同時很快的把一隻手伸過來堵在她的嘴上。

時間已不允許她再遲延了，披上衣服爬下牀來。「我們必須衝破這恐怖的包圍！」當她

剛剛在地板上站直了身子，這一個突然迸發的聲音使她回過頭去。接着是「啊嚏，啊嚏」的叫喊，她看見他立起的上身又倒了下去，用全幅生命力在和痛苦搏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書名：擁抱

著者：臧克家

發行人：蕭傳芳

屠玉庭

發行者：寰星圖書雜誌社

上海總店：峨眉路一〇八號

電話四三八八四

武昌分店：武昌胡林翼路一六六號

經銷處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五洲書報社
上海聯合書報社
上海生活書店
台北市春秋書店
杭州東南圖書公司
漢口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基本定價：國幣八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7065B



1658350